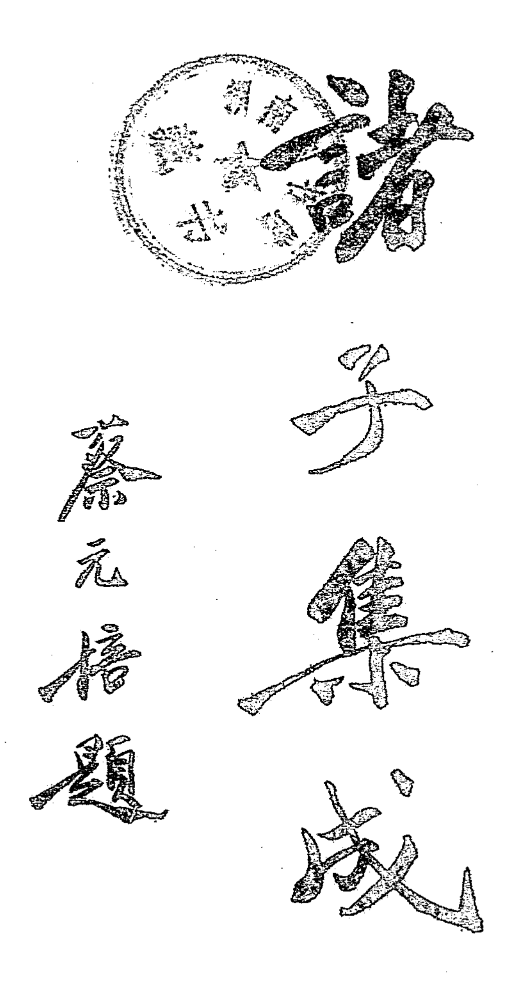

諸子集成
蔡元培題

諸子集成刊行旨趣

（上編）周秦之部

『振興國學』四字，在今日已成爲普遍之輿論，固無庸吾人之贅述矣。然以國學之書籍而論，前清乾隆間修四庫全書著錄以外，存目者尚數十萬卷；而當時所未收，及乾隆以後續出之書，亦不下數十萬卷。識者每謂：存目之內，儘有長著；而所著錄者，亦未嘗無劣書。故覃治國學，必當統一切之典籍，不能以四庫爲限，彰彰甚明；加以歐化東漸，思想突變，昔人視爲大逆不道者，今且尊爲至理名言；夫然，故今日而覃治國學，勢不能與昔人之取捨盡同，蓋亦至顯至著之事實也。然則統四庫前後之書，爲卷當不下百萬，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此實今日言國學者一先決之問題焉！

抑吾聞之通人之治事也，提其綱則網自張，挈其領則裘自舉。萬事萬物，莫不有其本源焉；不見夫十圍大樹，枝葉扶疏，翹然高出於羣卉，究其本，要不過起於極細之一芽；又不見夫萬里長江，波瀾起伏，極自然界之偉觀，究其源，亦不過發自至微之一滴。故不問其樹幹之偉大，江流之浩渺，因本以察其末，由源以究其流，其性質，其效用，不難瞭然於心目矣！準是以言：則所謂百萬卷之國學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窮其本源，而其末流，自不難迎刃而解，可預言焉！

夫所謂國學之本源者，何也？六經尚矣！本局已印行漢人之注疏，並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於經，而

價值與影響，有足與經相抗衡者，則周秦諸子是已。原諸子之立說著書，蓋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說以廣播於天下者也。二千年來，我國之民族、思想、社會、文化、學者、著述，幾無不受諸子之影響，故諸子者，實我先民思想之結晶，亦即國學本源之所在。今試伸言之如左：

一、儒家——二千年來之文化風俗，學者思想，無不由儒家之禮教陶鑄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認者也。孔子刪述六經，以存先王舊典，而其言行動作，師表百世者，厥惟論語。論語者，和平通達之中，寓至粹至精之理，學者苟遵其道而行之，一生可應用不盡。若夫處世接物，則昔人曾有以半部論語致太平者，非謬言也。孔子以後，諸子爭鳴，儒道幾乎或息，然而繼之者，則有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弘。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儒道之流行，二千年而為社會羣衆所信奉者，孟荀二子，實與有力焉。故集儒家之學說，取首論語，次孟子荀子。至孔子言語，散見於羣籍者，皆為後人所依託。二戴所記，係七十子後學及秦漢間儒家，取論語之意而推衍之者也。諸子所載孔子之語，其見於莊子者，宛如道家言；見於韓非子者，又宛如法家言焉！至家語孔叢，更屬後人僞撰，故一概不錄。

二、道家——夫儒家之師表百世，陶鑄羣倫，信已偉矣！然世界上之事事物物，有其利，亦必有其弊；而一家之學說思想，當盛極之後，流弊即不免因而發生，於是復有人起而抵其隙，思代以己之學說焉。儒家自孔子以後，繼以孟荀，其勢已足籠蓋社會，而其弊，則起於儒家之以用世為目的。夫孔孟之所謂用世，不外乎悲天憫人，欲措斯世於治平之域者也；自不肖者乘之，口仁義而心盜跖，竊憂時救世之論調，為爵位利祿之鈎餌，其心之卑鄙，其行之惡濁，使有識而潔身自好者，對於若輩，其深惡痛絕，自不待言。道家者有見及此，乃欲並其根柢而去

之，故曰『侯之門，仁義存！』『大盜者，竊仁義禮智者也。』此其言，雖不免過激，然其對於惡濁社會之醜態，盡情暴露，亦可謂痛快已！此說自老子發其端，而莊子集其成。據王船山氏考定，莊子內篇係莊周自著，外篇雜篇則周之弟子，及周秦間諸道家之所作，此語實可爲信讞也。列子一書，雖出於晉人張湛之手，然觀湛所敍，亦言係由數方搜集而成，故其中各篇，有精者，亦有駁者；有真者，亦有僞者，分別觀之可矣！今錄道家，首老子，次莊子，次列子，此外僞著，概屏斥焉！

三、墨家——墨翟者，初學於儒，後對于儒家有不滿，乃自倡新說以號召於天下。儒家言『仁，』而墨則言『兼愛。』蓋『仁』之爲義，雖亦訓愛人，然必由親以及疏，推近而至遠；『兼愛』則凡屬人類，皆在愛之之列也。其次則『非樂』『薄葬』等等，皆墨與儒之異點。自孟子排斥楊墨後，墨學表面上，雖似絕跡，然墨家之教旨，於無形中流行於社會者，亦幾二千年矣；舉其顯者：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而墨子之天志以天爲實有，在冥冥中，實操其刑賞者；而我民族信鬼神之心理，迄今未衰，此其一。墨主兼愛，不惜犧牲生命，以扶弱鋤強；後世江湖大俠，偶值不平，即挺身而起，甚或倡爲『代天行道』之說，是亦墨教流行之證也，此其二。至物理等學，因自昔無人能解，學者遂略不過問；自西方科學輸入，墨子中深微學說日益顯著，近人胡適之氏且稱墨子爲中國二千年第一部奇書矣！晏子之書，唐人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爲之，非晏子爲墨學，蓋集晏子書者，墨子之徒也。近人張純一氏校注，亦言晏子書遍墨家學說者十六七，故以附焉。至其中亦有爲儒家言者，則因墨子本學於儒者也。自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其故可知已。

四、名家——名家者，上承儒家正名之義，下啓法家刑名之學者也。此派學說，頗類似乎今之論理學，故諸子

中重論辨者，莫不應用，如墨莊荀韓諸書中，皆有名家之言焉。雖然，名家之言，非專主平論辨，要亦寓有治天下之道者。尹文子曰：『大道不稱，衆有必名。』其意蓋欲以『名』包括一切治道也。名家之書，今僅存一尹文子；世所流傳者，尚有公孫龍子一書，並稱尹文係其弟子，然經昔人考定，實後人僞託。細按之，蓋雜採他子中言名者之說耳。且其說已見於尹文莊墨諸子之中，故亦汰去之。僅錄尹文子一書，以著名家之梗概焉。

五、法家——法家之說，管子發其端，韓非子集其成。在戰國時，法家實佔最大之勢力。管子之書，雖非管仲自撰，然亦管子以後齊國人之承其學者所輯成。事功之顯著者，如齊桓爲五霸首，而其力則出於管仲。至秦孝公用商鞅卒成統一之大業。故齊秦之稱霸稱強，實爲任用法家最著之成效。慎到韓非，初皆學道家，後乃轉而爲法家。四庫全書提要論慎子云：『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云云。故太史公以老莊與韓非同傳，即此意也。非雖見嫉於李斯而遇害，然其書實集法家之大成。後世之刑幕，尙稱『申韓之學，』或稱『刑名』之學，雖與法家之言不盡同，然爲法家之枝流末裔，可確信也。錄法家：首管子，次商君書，次慎子，次韓非子，可謂洋洋乎大觀已！

六、兵家——漢書藝文志兵事之書，有權謀、形勢、技巧、三項，自爲一類，可見爾時談兵者之衆矣。清四庫全書以兵家列子部，次於儒家之後，蓋以儒家爲文治，以兵家爲武事，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漢志言兵之書，其眞出於周秦人所著，今猶存於世者，僅孫子吳子二書，而孫子又多存古訓，爲後世文士所不知者，（見孫星衍校語）則其爲眞古書，彌足寶貴矣！古者小刑用刑，大刑用兵，可見兵與刑，性質極爲類似，今列於法家

之後，首孫子，次吳子。

七、雜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六家以外，益以農、雜、縱橫、小說是爲十家。其間陰陽家、農家、小說家之書，今均失傳。縱橫家雖尙見概略於戰國策，但書爲劉向所重輯，今著錄家均以之入史部，然其說不過揣摩人主心理，投之好惡，以取富貴勢位，非如他家之自具一種救世治國等學說也。雜家之書，漢志謂其『兼儒墨，合名法。』今存者有呂不韋賓客所輯之書；蓋採取諸子之精粹，合成一書，以備觀覽，其性質寔後世之類書耳。此種書，謂之有特具之學說固不可，然其所採，要皆諸子之精粹，故本編以是書殿焉！

右所錄凡七類，共一十六種，皆經有識學者所考定，認爲眞出周秦間人士之手者。其後人依託之僞作，一概不錄，免魚目混珠，讀之徒費精力與時間，且亦紊亂歷史進化之軌轍，甚無取焉。集成云者，集周秦諸子之可信者成爲一帙也。至諸子之書，多存古訓，後之詮注者，亦代有其人。今於老、莊、管、商諸書，採一最前代人之注，取其時代近古，精義保存也。又採一近代人之注，取其綜合諸說，博贍而有折衷也。不獨周秦之子書集其成，卽諸子之注，亦集成矣！是則本編博取精選之微意焉。茲將所採諸子，及僞造各書，分列二表於後，以資檢覽。

周秦諸子	學說派別	著作者	書名及注釋者	附識
論語	儒家	孔門記孔子之言行	劉寶楠論語正義	此書上承六經下啓諸子爲國學中最重之典籍

孟子	儒家	孟軻	焦循孟子正義	
荀子	儒家	荀卿	王先謙荀子集解 楊倞注已包在內	
老子	道家	李耳	魏源老子本義 王弼老子注	又名道德經河上公注係僞託
莊子	道家	莊周	王先謙莊子集解 郭慶藩莊子集釋	又名南華經向秀注係竊於郭氏者
列子	道家	無名	張湛列子注	又名沖虛至德眞經有眞有僞
墨子	墨家	墨翟	孫詒讓墨子閒詁	內有墨子之徒作品
晏子	墨家	晏嬰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	係晏子後人所記又名晏子春秋
尹文子	名家	尹文	錢熙祚校尹文子	此書爲名家之可靠著

管子	法家	管仲	梁啓超管子評傳 戴望管子校正	管仲後人所記可作齊國史書讀
商君書	法家	公孫鞅	麥孟華商君評傳 嚴可均校商君書	
愼子	法家	愼到	愼子	嚴可均輯
韓非子	法家	韓非	王先愼韓非子集解	
孫子	兵家	孫武	孫子十家注 魏武帝注已包在內	
吳子	兵家	吳起	吳子	
呂子	雜家	呂不韋 賓客輯	高誘注呂氏春秋	原名呂氏春秋

周秦諸子，皆有特具之思想，獨立之學說，與後世依附他人以著書者，根本悉異。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以周秦諸子獨立一欄，蓋唯識也！故此集亦以秦爲止云。

僞託周秦諸子

鬻子 稱周文王之師鬻熊作四庫全書謂係唐人所依託

陰符經 僅三百餘字因戰國策有蘇秦讀太公陰符之謀一語遂附會而爲此篇稱姜太公作或又稱黃帝作

六韜 稱呂望作因莊子中有金版六弢一語遂附會而成此書內分文武虎豹龍犬六項故名六韜又作六弢

關尹子 稱尹喜作因史記老子出關關尹向老子乞求道德經一語遂造一尹喜其人稱老子弟子

鄧析子 稱鄧析作因傳有鄭子產殺鄧析一事遂附會而成此書

子華子 稱春秋時晉程本作此書至南宋始出世文極淺

鬼谷子 稱蘇秦師鬼谷子作漢志無至隋志始著錄係南北朝人僞作

鶡冠子 稱楚人以鶡羽爲冠因以名書

尉繚子 稱尉繚作爲鬼谷子弟子言兵事文極淺

尸子 稱尸佼作爲商君之師漢志雖著錄然久已亡矣此係後人僞託

於陵子 因孟子中有陳仲隱居於於陵不食兄祿一語後人遂依託而爲此書

文子 無名撰唐柳宗元謂其多竊取他書以成之當係唐以前僞作

公孫龍子 稱公孫龍作係名家巨子然此書係採取他書之涉公孫龍者而成均見莊墨及尹文子中

孔叢子 稱陳勝博士孔鮒作末又有連叢子二篇稱漢孔臧作故云叢子皆爲後人僞託

俗傳清高宗南巡時，見道上來往人之繁衆，問某僧，共有幾何？僧答二人。高宗異而詰之。僧曰：二人者，一為『名，』一為『利。』高宗笑而頷之。大凡造偽書者，非為名，即為利而已。蓋作偽者，知己之學識聲望，不足以動人，乃偽託一古人之名，造書以欺世俗者之無識也！其計得售，即可同名而取利；此其目的已達，而受其欺罔者，因將偽書寶貴之。迨時日既久，後之人更莫辨眞偽，從而印行，此偽書之所以多也。而子書之偽，所以尤甚者，一則可以不必根據他書，理論可隨意揑造；二則篇幅簡短，不必如注經撰史，須有一定段落耳。漢王仲任曾言：世人貴耳賤目，重鵠輕雞，即此類也。又如世人之寶愛古董，實則一無用處，徒以時代之古，瓦釜比於金鼎，故造偽書者，多託於周秦間人，此又其一也。宋明二代，偽書最為流行。直至清代，考據成為專門之學，自閻百詩作古文尚書疏證啓其端，以後諸人，因經而推之於古傳記與諸子。如上所列，皆經清代碩學考證有定論而認為偽造者。雖然，世俗不知此義，往往以貪多相誇，於是有所謂百子全書，有所謂二十五子，二十二子者，是不但禍及棗梨，且亦貽誤後學，使讀者之寶貴光陰及精力，擲於虛牝，寧不可歎！選錄周秦諸子集成，特附識數語，以告有志國學之青年焉！

（下編）漢魏六朝之部

史記一書，上下五千年，為我國唯一傑作，早經有識之士所公認，固無庸吾人之重贅一詞矣！而其篇末太史公自序一篇，尤為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一大關鍵，此則為有志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序上半載太史公談所論『六家要指，』後半遷亦縱論六經大義；此言也，可證漢初尚沿先秦遺風，所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學說，雖經秦火，而民間之私相授受者，固未嘗絕也。洎夫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六藝，以通經致用為利祿之

途，於是思想始統於一，而儒家之學說，不啻同歐西之國教焉！自是以後，二千年中，未嘗稍變，此卽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記其關鍵者，則為太史公自序一文，吾故曰，此為覃治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雖然，以先秦諸子思想之雄博精深，豈隨世主一二人之好惡而遽為消滅哉！當軸者，雖以六藝為收拾人心之工具，而高識卓行之士，承諸子之影響，不為利祿所動，亦必有出其思想與世相周旋者矣！故在漢魏六朝之際，諸子之遺風餘韻，雖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嘗澌滅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內典輸入我國，一部份思深之士，相率羣趨，至是而諸子之風，始告衰歇；此亦世運使然，無庸為諱者矣！

今試一言漢魏間諸子流衍之狀況：淮南王書之縱橫蔓延，洵莊周以後道家之總匯也。王仲王氏之論衡，鍼砭世俗，辨晰毫芒，始如詭異，終有實理，我國懷疑學者，當首屈一指。其問孔諸論，更顯然為儒家之巨敵！此外陸賈新語，太史公目之為辨士，蓋亦縱橫家之嗣響也。晁錯所著，今雖已亡，然其為法家言，概可想見。王符潛夫論以耿介不同於俗，隱居發憤，著書以譏當時之失，其不與利祿之徒合污可知。葛宏抱朴子，上承莊老，下啓道教。凡茲諸子，未嘗不可與先秦諸子相雁行。至於儒家，則揚雄法言，昌黎韓氏且與荀卿同尊。荀悅申鑒，亦粹然儒家之言，類皆有一讀之價值。

漢書藝文志以小說入子略，蓋稗官亦諸子之一種類。今漢志所載小說家言，如題東方朔班固諸人之撰述，皆出後人依託。隋書經籍志，尚存青史子一書，亦早經亡失。其流傳於後世者，厥惟宋代劉義慶之世說新語，此書為隋以前小說界之魯殿靈光。此後自唐迄清，摹而擬之者，代有其人，然皆狗尾續貂，不足語於作者之林矣！茲本此微意，將漢魏六朝著名子書，集成一編，使與先秦諸子，後先輝映，覃治國學之諸君子，其亦有樂於是歟！

書名	著作人	卷數	性質及評語
新語	漢陸賈	一〇	此書久佚，經後人掇拾輯成，舊列儒家，然其敍議前代得失，類於辨士，實縱橫家之支裔，漢初與酈食其並稱。
淮南子	漢劉安	二一	縱橫蔓延，道家言佔十之六七，所述多秦漢間佚事，爲秦以後子書之最出色者。
鹽鐵論	漢桓寬	一〇	係述官吏與學者辨論鹽鐵征税之利弊，大旨近儒家言。
法言	漢揚雄	一〇	昌黎韓退之稱『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蓋儒家言也。雄本工文故此書文詞亦麗達可讀。
論衡	漢王充	三〇	此書在國學中，極有價值，惟專以辨晰是非爲主，不屬於某一家之學說。
申鑒	漢荀悅	五	係儒家言。
潛夫論	漢王符	一〇	大旨皆儒家言。
抱朴子	晉葛弘	八	上承道家，下啓道教，中有養生之說，爲他家所無。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	三	此書爲古今唯一小說名著，唐以前小說，以此爲代表。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	七	此書雖稱家訓，所論多世故人情，兼及文學。

以上十種，爲漢魏六朝子書之最佳、最著名者，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也。

茲再將漢魏六朝子書，係後人依託及不必要者，亦列目於左；

新　書　稱漢賈誼撰然係後人割裂史記秦本紀漢書賈誼本傳及其他文字分段名篇其僞造可知

太玄經　漢揚雄撰書係摹擬周易文詞故作艱深實無何意義以前目錄家均列之術數以爲可以前知茲不錄

中　論　魏徐幹撰幹本文士無甚精微之識書僅二卷

人物志　魏劉劭撰

傅　子　晉傅元撰

物理論　晉楊泉撰以上三書皆無甚精義

金樓子　梁蕭繹撰繹即元帝

劉　子　題梁劉晝撰係後人僞託

文中子　題隋王通撰又稱中說書中句倣論語又濫列唐初功臣爲其弟子而隋唐書無傳爲後人僞託無疑然宋以後竟有稱爲河汾道統者其妄可哂

以上各種，或僞託，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內。

魏源撰

老子本義

世界書局印行

老子本義目次

老子本義

論老子

魏源撰

一

文景曹參之學。豈深於嵇阮王何乎。而西漢西晉燕越焉。則晉人以莊為老。而漢人以老為老也。豈獨莊然。解老自韓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復生。誰定之。彼皆執其一言而閡諸五千言者也。取予翕闢。何與無為清靜。芻狗萬物。何與慈救慈衞。玄牝久視。何與後身外身。泥其一而誣其全。則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夫不得言之宗事之君。而徒尋聲逐景於其末。豈易知易行。而卒莫之知且行。以至於今泯泯也。老子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非不知有無之不可離。然以有之為利。天下知之。而無之為用。天下不知。故恒託指於無名。藏用於不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之道。必自無欲始也。諸子不能無欲。而第慕其無為。於是陰靜堅忍。適以深其機而濟其欲。莊周無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列子致柔矣。而不知無之不離乎有也。故莊列離用以為體。而體非其體。申韓晁谷范蠡離體以為用。而用非其用。則盡返其本矣。本何也。即所謂宗與君也。於萬物為母。於人為嬰兒。於天下為百谷王。於世為太古。於用為雌為下為玄。故如蓋公黃石之徒。斂之一身。而徼妙渾然。則在我之身已羲皇矣。即推之世而去甚去奢。化嬴秦酷烈為文景刑措。亦不啻後世羲皇矣。豈若刑名清談長生之小用而小弊。大用而大弊邪。吾人視嬰乃如昨日也。萬物之於母無一日離也。百谷於其王未嘗一日離也。動極必靜。上極必下。曜極必晦。誠如此則無一物不歸其本。無一日不有太古也。求吾本心於五千言而得。求五千言於吾本心而無不得。百變不離宗。又安事支離求之乎。反本則無欲。無欲則致柔。故無為而無不為。以是讀太古書。庶幾哉。庶幾哉。

二

老子道太古道。書太古書也。曷徵乎。徵諸柱下史也。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左史在楚。能讀墳索。尼山適周。亦問老聃。今考老子書谷神不死章。列子引為皇帝書。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書。至經中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

之。稱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故班固謂道家出古史官。莊周亦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斯述而不作之明徵哉。孔子觀周廟而嘉金人之銘。其言如出老氏之口。考皇覽金匱。則金人三緘銘。即漢志黃帝六銘之一。為黃老源流所自。藏室柱史。多識擇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其書如喪禮處戰勝之義。皆深知禮意。而又有失道德而後仁義而後禮之言。則知吏隱靜觀。深疾末世用禮之失。疾之甚則思古益篤。思之篤則求之益深。懷德抱道。白首而後著書。其意不亟斯世於太古淳樸不止也。氣化遞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後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質文皆遞以救弊。而弊極則將復返其初。孔子寧儉毋奢。為禮之本。欲以忠質救文勝。是老子淳樸忠信之教。不可謂非其時。而啓西漢先機也。然刪書斷自唐虞。而老子專述皇墳以上。夫相去太遠者。則勢常若相反。故論常過高。乃其學固然。非故激而出於此也。河上公曰。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為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先非禮乎。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又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老子有焉。然則太古之道徒無用於世乎。抑世可太古而人不之用乎。曰聖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也。使生成周比戶可封之時。則亦嘿爾已矣。自非然者。去甚去奢去泰之指。必有時而信於天下。夫治始黃帝。成於堯。備於三代。殲於秦。迨漢氣運再造。民脫水火。登袵席。亦不啻太古矣。則曹參文景。斲琱為樸。網漏吞舟。而天下化之。蓋毒痡乎秦。酷劑峻攻乎項。一旦清涼和解之。漸進飲食而勿藥自愈。蓋病因藥發者。則不藥亦得中醫。與至人無病之說。勢易而道同也。孰謂末世與太古如夢覺不相入乎。今夫赤子乳哺時。知識未開。呵禁無用。此太古之無為也。逮長天真未漓。則無竇以嗜欲。無芽其機智。此中古之無為也。及有過而漸喻之。感悟之。無迫束以決裂。此末世之無為也。時不同。無為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嘗一日廢。夫豈形如木偶而化馳若神哉。老氏書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羲皇關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參文景治之以濟世。下焉者明太祖誦民不畏死而心滅。宋太祖聞佳兵不祥之戒而動色。是也。儒者自益亦然。深見深。淺見淺。余不能有得於道而使氣焉。故貪其對治而三復也。

三

嗚呼。道一而已。老氏出而一。諸子百家出而且百。天下果有不一之道乎。老氏徒惟關尹具體而微。無得而稱焉。

傳之列禦寇楊朱莊周。為虛無之學。爲為我之學。爲放曠之學。列子虛無。釋氏近之。然性沖恬澹。未嘗貴我賤物。自高詆聖。誣愚自是。固亦無惡天下。楊朱而刑名宗之。莊周而晉人宗之。入主出奴。罔外二派。夫楊子爲我。宗無爲也。莊子放蕩。宗自然也。豈自然不可治身。無爲不可治天下哉。老之自然。從虛極靜篤中。得其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本。欲靜不欲躁。欲重不欲輕。欲嗇不欲豐。容勝苛。畏勝肆。要勝煩。故於事恒因而不倡。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爲。夫是之謂自然也。豈滉蕩爲自然乎。其無爲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功惟不居故不去。名爲不爭故莫爭。圖難於易。故終無難。不貴難得之貨。而非棄有用於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嘗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泰。非並常事去之也。治大國若烹小鮮。但不傷之。即所保全之也。以退爲進。以勝爲不美。以無用爲用。孰謂無爲不足治天下乎。老子言絕仁棄義。而不忍不敢。意未嘗不行其間。莊周乃以徜徉玩世。薄勢利遂訶帝王。厭禮法則盜聖人。至於魏晉之士。其無欲又不及周。且不知無爲治天下者果如何也。意糠粃一切。拱手不事事而治乎。卒之王綱解紐。而萬事瓦裂。刑名者流。因欲督責行之。萬物一付諸法。而已得清淨而治。於是不禁已欲而禁人之欲。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不忍於不忍而忍於忍。煦煦孑孑之仁義退。而涼薄之道德進。豈盡老子道乎。豈盡非老子道乎。黃老靜觀萬物之變。而得其闔闢之樞。惟逆而忍之。靜勝動。牝制牡。柔勝剛。欲上先下。知雄守雌。外其身而身存。無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後人以急功利之心。求無欲之體不可得。而徒得其相反之機。以乘其心之過不及。欲不偏不弊得乎。老子兢兢乎不敢先人。不忍傷人。而學者徒得其過高過激。樂其易簡直捷。而內實決裂以從己。則所見之乖謬使然也。莊子天下篇。自命天人。而處真人至人之上。韓非解老。而又斥恬澹之學恍惚之言爲無用之教。豈斤斤守老氏學者哉。漢人學黃老者。蓋公曹參汲黯爲用世之學。疏廣劉德爲知足之學。四皓爲隱退之學。子房猶龍。出入三者。體用從容。漢宣始承黃老。濟以申韓。其謂王伯雜用。亦謂黃老王而申韓伯也。惟孔明澹泊寧靜。法制嚴平。似黃老非黃老。手寫申韓教後主。而實非申韓。嗚呼。甘酸辛苦味不同。嚮於適口。藥無偏勝。對症爲功。在人用之而已。內聖外王之學。闇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穀荑稗。同歸無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爲學。則仁義之實行其間焉可也。

老子與儒合乎。曰否否。天地之道。一陽一陰。而聖人之道。恒以扶陽抑陰爲事。其學無欲則剛。是以乾道純陽。剛健中正。而後足以綱維三才。主張皇極。老子主柔賓剛。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體用皆出於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學之而善者則清淨慈祥。不善者則深刻堅忍。而兵謀權術宗之。雖非其本眞。而亦勢所必至也。老子與佛合乎。曰否否。窈冥恍惚中有精有物。卽所謂雌與母。在佛家謂之玩弄光景。不離識神。未得歸於眞寂海。何則。老明生而釋明死也。老用世而佛出世也。老中國上古之道而佛六合以外之教也。故近禪者惟列禦寇氏。而老子固與禪不相入也。宋以來禪悅之士。類多援老入佛。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蘇子由乃謂人苟於死生得喪之妄見。坦然無所怖畏。則吾性中光明廣大之大威。赫然見於前矣。何異指鹿爲馬。種黍生稗。尊老誣老。援佛謗佛。合之兩傷。何如離之兩美乎。河上公注不見漢志。隋始有之。唐劉知幾卽斥其妄。所分八十一章。與嚴君平道德指歸所分七十二章。王弼舊本所分七十九章。皆大同小異。又谷神子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之首。唐君相以絕學無憂繫上章之末。訖元吳氏澄。近日姚氏鼐。又各以意合并之。而姚最舛矣。史遷統言著書五千餘言。而妄人或盡剪語詞以就五千之數。傅奕定本又多增浮文。王弼稱佳兵不祥章。多後人之言。傳奕謂常善救人四語。獨見諸河上之本。韓非最古。而所引恒逐於淮南。開元御注。而贅文竄加於食母。其他竊玄酒。和太羹者何可勝道。矧夫流沙西去之誕。燕齊迂怪之譚哉。著其是。舍其非。原其本。析其歧。庶竊比於述而好古者。

史記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莊子稱孔子楊朱皆南之沛見老子。邊韶碑則稱老子楚相縣人。釋文引莊子注老子陳國相人。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水經注陰溝篇。東南至沛爲渦水。渦水又東逕苦縣故城南。即春秋之相。王莽更之爲賴陵。又東逕賴鄉城南。又北逕老子廟東。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相縣虛荒。今屬苦縣故城。猶老子生於曲渦間云云。尤爲詳備。賴厲音之轉也。曲渦間即曲仁里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姚鼐曰。此據後漢書桓帝紀注引史記原文如此也。俗本字伯陽。諡曰聃。蓋唐開元間自稱老子裔。而媚者遂移老子傳居首。又並史文改之也。釋文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張守節正義云。聃耳漫無輪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名耳字聃云云。是唐初本猶未改也。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是也。匹夫無諡。聃又非諡法。其妄無疑。莊子稱老子居沛。夫沛者宋地。而宋國有老氏。然則老子其沛人子姓。子之轉爲李。猶姒之轉爲弋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邪。然則邪是號稱老彭即老子。非無因也。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朱子曰。或謂老彭即老子。余嘗亦疑此。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知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陳澔曰。孔子問禮於老聃必是於周之之中。而寫規之之意。老子知之。故言去子之驕氣云云也。不然。孔子方虛心請教。何驕之有乎。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漢書揚雄傳。言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即史記所謂上下篇也。道

蘐稱漢景帝以老子意體宏深。改子爲經。勅朝野諷習。而唐明皇御注。又分道經德經之名。河上公八十一章注。則又各立篇名。皆臆造非古。故今惟分上篇下篇及第幾章。以復其舊。其字句之異。則釋文已謂老子本衆多乖。杜光庭謂後人或盡删語詞以就五千之數。今尤不可不審擇也。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導而養壽也。漢書藝文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高士傳稱老萊子避楚王之聘。列女傳稱老萊子行年七十。爲嬰兒以娛親。而莊子則云老萊子出薪。遇仲尼謂曰。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而國策客謂黃齊亦云。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與老子言行殊相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則是判然二人。皆與孔子同時。左傳有萊駒。是萊氏而稱老。猶列禦寇師老商氏。皆有道壽考之士所稱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後合。合七十歲而伯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畢沅曰。古聃儋字通。說文聃。耳曼也。又云。瞻。耳垂也。又云。耽。耳大垂也。聲義相同。故並借用。南方有瞻耳之國。山海經呂覽並作儋耳。淮南子作耽耳。又呂覽老聃作老耽。皆其明證。鄭康成曰。老聃古壽考之號。斯爲通論矣。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師。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史記考證曰。漢武惑於神仙方士。故司馬遷作老子傳。著其鄉里。詳其子孫。以明老子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也。故一則曰隱君子。再則曰隱君子。良史心苦矣。張守節注翻引神仙荒唐悠謬之論。所謂夏蟲不可語冰者乎。黃氏日鈔曰。道家謂黃帝上天。老子西出關。爲長生不死之證。然黃帝之墓。好道之漢武親經之。老聃之死。學道之莊周親載之。又何以稱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黃帝治效莫著於漢世。故史遷舉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之語。以明其宗旨。而正其末流也。

莊子天下篇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憺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

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老子本義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無名無欲四句。司馬溫公王安石蘇轍皆以有無爲讀。河上公諸家皆以名字欲字爲讀。丁氏易東曰。老子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則上二句以有無爲讀者非也。下二句或援莊子云。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然老又云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例老也。陳景元吳澄皆以此兩者同爲句。亦通。

至人無名。懷真韜晦。而未嘗語人。非祕而不宣也。道固未可以言語顯而名迹求者也。及迫關尹之請。不得已著書。故鄭重於發言之首。曰道至難言也。使可擬議而指名。則有一定之義。而非無往不在之真常矣。非真常者而執以爲道。則言仁而害仁。尙義而害義。襲禮而害禮。煦煦孑孑詐僞之習出。而所謂道者弊。而安可常乎。老子言道。必曰常。曰玄。蓋道無而已。真常者指其無之實。而元妙則贊其常之無也。老子見學術日歧。滯有溺迹。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故首戒人執言說名迹以爲道。恐其無所譬識。因以天地萬物之理指示之。猶恐其不親切也。復即人心無欲有欲時返觀之。又恐其歧有無爲二也。而後以同謂之玄渾徼於妙總括之。凡書中所言道體者。皆觀其妙也。凡言應事者。皆觀其徼也。惟夫心融神化。與道爲一。而至於玄之又玄。則衆徼之間。無非衆妙。凡言守雌。言不爭。言慈儉。言柔弱。種種衆妙。皆從此常無中出矣。故曰衆妙之門。蓋可道可名者。五千言之所具也。其不可言傳者。則在體道者之心得焉耳。全書大恉。總括於此。所謂言有宗事有君也。○吳氏澄曰。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形。無名者道也。有名者德也。老子之意。蓋以虛無爲天地之所由以爲天地者。莊子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也。以氣化爲萬物之所得以爲萬物者。莊子所謂主之以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爲體。柔弱不盈爲用。觀妙之妙。道也。妙之一本者。衆妙之妙。德也。妙之散殊者。焦氏竑曰。欲。猶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之欲。徼。讀如邊徼之徼。言物之盡處也。晏子云。徼者德之歸。列子云。死者德之徼。皆指盡

處而言。蓋無欲之爲無不待言。惟方其有欲之時。人皆指以爲有。然有欲必有盡。則復歸於無矣。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玄。此蓋不得已爲未悟者言耳。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蘇氏轍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嘗以玄寄極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兩已。蘇本作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劉驥本。此句上亦有天下字。故有無相生。顧歡及龍興碑本無故字。傅奕本。六相字上並有之字。難易相成。長短相形。王弼本。形作較。與傾韻不協。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陸希聲及御覽引皆無焉字。傅及碑本。作作而不爲始。畢沅謂辭始聲通。以此致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傅奕兩居字並作處。河上公作弗居。末二句從淮南子。

此明首章常名無名之恉也。蓋至美無美。至善無善。苟美善而使天下皆知其爲美善。則將相與市之託之。而不可常矣。此亦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類。然當其時。適其情。則天下謂之美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則天下謂之惡與不善。聖人知有名者之不可常。是故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豈自知其爲美爲善哉。斯則觀徼而得妙也。若然者。萬物之來。雖亦未嘗不因應。而生不有。爲不恃。終不居其名矣。夫有名之美善。每與所對者相與往來興廢。以其有居則有去也。苟在己無居。夫將安去。此乃無爲不言之美善。無與爲對。何至於美斯惡。善斯不善哉。斯真所謂常善也。〇作焉不辭。碑本作作而不爲始。義正相備。蓋萬物作焉而後應之不辭耳。此因應無爲之道也。吳氏澄釋爲言詞之詞。謂天何言哉。姚氏鼐謂作。使也。以身爲萬物使而不辭其勞。皆非本意。

右第二章　姚氏鼐合此章與下章爲一。云萬物作焉以下。處無爲之事也。不尚賢以下。行不言之教也。今不取。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傅奕本作使民

心。淮南子。無民字。是以聖人之治。去聲。李道純本。無之治二字。傅奕本。之治下有也字。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顧歡本下有心字。無知如字。無欲。使夫音扶。知者不敢爲也。知去聲。王弼本作智者。焦竑云一本無敢字。傅奕本無也字。爲無爲。則無不治。治去聲。傅奕本。治作爲。又治下有矣字。河上王弼本無。

老子。救世之書也。故首二章統言宗恉。此遂以太古之治。矯末世之弊。夫世之不治。以有爲亂之也。有爲由於有欲。有欲由於有知。日啓其無涯之知。而後節其無涯之欲。是濫觴江河。而徐以一葦障之也。太上未嘗自謂有知。未嘗見有可欲。故其治世也亦然。所謂賢者。專指瑰材畸行而言。蓋君子好名。小人好利。賢與貨皆可欲之具。是故人以相賢爲尙。則民恥不若而至於爭。貨以難得爲貴。則民病其無而至於盜。皆由見可欲耳。治世人尙純樸。無事乎以賢知勝人。物取養人。無貴乎難得而無用。則賢與不賢同用。難得與易得等視。民不至見之以亂其心。而爭盜之原絕矣。夫民心之不虛者。以其有可尙可貴可欲之事也。志以不弱者。以其有爭盜悖亂之萌也。今旣心無外慕而虛矣。則腹雖實而含哺鼓腹。自無所紛其心。志無忿競而弱矣。則骨雖強而精足筋完。自無所逞其力。蓋道以虛爲體。以弱爲用。無事乎實與強也。故可實者惟腹而已。可強者惟骨而已。以虛弱爲心志。而置強實於無用之地。則其心志常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無爲。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爲。而自不敢爲。無爲之爲。民返於樸而不自知。夫安有不治哉。張氏爾岐謂心腹志骨四者皆借喻也。聖人之治。於華豔之事則務空之。於質樸之業則務充之。於爭競之端則務塞之。於自玄之實則務崇之。使民無知而不生分別之見。無欲而不起貪得之心。其說亦通。至後世養生家亦借四者爲說。則舛矣。

右第三章

道冲而用之。冲。說文作盅。傅奕本亦作盅。淮南子及諸家作冲。姚鼐曰。道盅句與宗爲韻。又弗盈。河上王弼本作或不盈。開元蘇轍本作似不盈。傅奕本作又不盈。此從淮南子。淵兮似萬物之宗。淵兮河上本作淵乎。釋文作淵會。案會。古兮字。此從王弼本。挫其銳。解其紛。紛。碑本作忿。釋文云。一本作芬。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碑本無兮字。或存作常存。河上王弼本作若存。此從傅奕本。吾不知其誰

之子。象帝之先。陳象古本誰下無之字。

此章乃常無觀妙之事也。說文曰。盅器虛也。道之體本至也。而用之有能不盈者乎。則淵然其深。物物而不物於物。似萬物之宗矣。夫人之用所以常失之盈者。恃己之銳而與人爲紛以己之光而照人之塵也。挫其銳則紛自解矣。和其光則塵自同矣。是其用之能不盈也。湛兮若存。則其體仍盅矣。世或有斯人。則體用一源。復乎道之本然。象帝之先矣。而誰其能之哉。李氏約曰。象。似也。道性謙約。故不云定處其先而云似。蘇氏轍曰。銳挫紛解。則不流於妄。不搆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以塵之至雜而無所不同。則於萬物無所異矣。聖人之道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似或存耳。源案末二語就體道之人言之。方平易親切。諸家皆謂推極。然問道爲誰氏之子。既太支離。而推道爲在帝之先。又太幻渺。故並不取。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王弼作掘。傅奕作詘。顧歡作掘。此從河上本。動而愈出。多言數窮。傅奕作言多。碑本作多聞。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釋文云一本作浴。薛蕙曰牝讀若匕。與上句爲韻。下玄牝之門。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耳。非玄牝之中更有門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諸本天地之根無之字。惟列子及傅奕本有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知己道不行。憫世亂之不救。而思遺世隱處。獨善其身之言也。聖人。斥當世之君。予聖自雄者。結芻爲狗。用之祭祀。既畢事則棄而賤之。老子見亂世民命如寄。故感而言曰。悲哉天地有時而不仁乎。乃視萬物如土苴而聽其生死也。聖人其不重仁乎。乃視斯民如草芥而無所顧惜也。諉之於天地。尊之爲聖人。蓋悲天憫人無所歸咎之詞。然將諉之於天地。而天地不可諉也。夫天地無心而成化。猶橐籥然。中虛無物。氣機所至。動而愈出。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是聖人固宜有憂矣。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則有心而無爲。百姓萬物之責。在於聖人。則非天地之能芻狗之。而人之芻狗之矣。言至此而老子不欲長言矣。然則吾生天地間。既不能使民物各遂其性。而吾亦將自棄其性。一任天人之芻狗乎。近取諸身。則吾身一小天地

也。返觀默識。吾有中而自守之。亦何爲嘵嘵多言。以其身深與天下事。而自取理數之窮乎。黃帝之書有之其
言谷者即中也。牝即谷也。不存之存。所以立體。無用之用。所以應物。誠能體此而守之。小則爲養生專氣之術。
大則爲虛靈順應之道。何窮之有哉。蓋虛無因應。用之于世。則爲聖人無爲之治。既不得用。則徒言何益。適足
招損耳。不如約其道而用之。返諸一身微妙渾然。而在我之天下已羲皇矣。此太上無言之教也。○外稾內篇。
機而鼓之。致風之器也。屈。竭也。首以天地聖人並言。而繼但言天地。不及聖人者。是即老子不欲多言之故也。
數窮。釋文謂理數勢數也。中者虛中。謂心也。谷牝皆中之喻。谷神喻其德。玄牝喻其功也。谷之於響。惟其無所
不受。是以無時不至。是其神之存於中而長不死者也。天下之物。惟牝能受能生。若夫受而不見其所以受。生
而不見其所以生。則尤玄妙不測之牝也。可以母萬物。而萬物皆從此門出。豈非天地根乎。是即首章所謂無
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是常道也。綿綿若存。觀妙之事。用之不勤。觀徼之事也。吳氏澄曰。谷虛則神存
於中。若存即神之存。勤。猶勞也。凡氣。逸用之則養而日增。勤用之則虛而多耗。神常存則氣不耗散也。

右第五章　河上公多言守中以上爲前章。姚氏鼐以多言守中合下谷神爲後章。蓋二句乃承上啟下之
語。故上屬下屬皆可相通。而義終未備。惟永樂大典所載王弼本及吳澄本合爲一。今從之。案列子引
谷神以下爲黃帝書。可見老子言方畢。因引古語以明之。其不得別爲一章無疑。　此章自來解者皆
首尾橫決。詞義間隔。其尤謬者。莫如以不仁芻狗。爲明因物無心之道。夫人與芻狗爲二物。若聖人之
於百姓。同一人耳。安得而芻狗之乎。且三寶首慈。天將衛之。以慈救之。而惓惓致痛於佳兵不祥之戒。
若以不仁爲殺。豈一人之言而矛盾若此。且如其說。與通章亦不相貫。而以橐籥爲守中之喻。以數窮
爲多言之耗氣。皆支離之甚。王氏道有曰。後世不明於芻狗萬物之言。而因謂道德之禍。流爲刑名。此
亦多言數窮之驗。老子著書而其言若此。夫非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乎。斯論得之矣。

天地長久。（碑本作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黃茂材本。地下有之字。程大昌本無者字。且字碑本無。當從之。）以其不
自生。故能長生。（長生碑作長久。）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
私邪。（傅奕非字作不。河上本無非邪二字。此從淮南子及王弼本。）故能成其私。

上章谷神不死而爲天地根。此天地之所以長久也。天施地生。而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使天地而自私其身。則天地亦一物矣。何以能長且久哉。是以聖人處柔處下。本以先人而後其身也。而人愈貴之。寡欲無求。本以利人而外其身也。而人愈不害之。其後身外身。夫非心之無私邪。乃身以先且存焉而成其私。亦理勢之固然耳。程氏俱曰。天地人一源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人獨不然者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而騖無益之求。貴其身而身愈辱。厚其身而身愈傷。是世之喪生者非反以有其生爲累邪。黃老之指如此。豈養生家自私其身者所得託哉。李氏嘉謨曰。天不愛其施。地不愛其生。是謂不自生。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此天施地生之道。所以未嘗一日息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陳景元作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處。傅奕本作居。宋徽宗本衆人下無之字。傅奕本道下有矣字。惡去聲。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仁。傅奕作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傅奕尤下有矣字。

李氏贄曰。凡利物之謂善。而利物者又不能不爭。非上善也。惟水不然。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潔。彼獨處穢。所處盡衆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此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以下。則言聖人利物而不爭之實。非仍指水也。呂氏惠卿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謂居善地也。七者皆出於不爭。而要以處善地爲本。蓋居善地則能處衆人之所惡。故不爭而天下莫能與爭矣。吳氏澄曰。所舉居善地以下數事。皆擇取衆人之所善者以爲善。非上善也。惟有此善而能不爭。如水之源處上而甘處於下。乃上善也。衆人惡處下則必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不爭則何尤之有。○蘇氏轍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天一生水。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爲水也。二者皆自無而之有。去道未遠。故可名之善。未有上於此者焉。道無所不在。水無所不利。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處湛靜。深不可測。善淵也。挹而不竭。施不求

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以載則浮。以鑑則清。以攻則堅彊莫能敵。善能也。不舍晝夜。盈科後進。善時也。夫有不善而未免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兼此七善而不爭。故無尤矣。源案居善地以下諸解。或以水或以人皆可通。惟卽以此數者爲上善。則不若以不爭爲上善之說之得焉耳。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司馬本作恃。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傅奕本。作㪍而梲之。王弼亦作梲。此從淮南子。保。碑本作寶。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室。河上及諸本作堂。此從王弼傅奕本。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司馬本作憍。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王弼作功遂身退。李約本名作事。此從淮南子所引。

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爲不善。況盈不持而金玉滿堂者乎。將多藏厚亡。莫之能守矣。況銳而不揣而富貴益驕者乎。將未能驕物。先自遺咎矣。蓋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夫何以能不溢不危哉。法天之道而已。日中則昃。日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天地尙然。而況於人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知不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而有悔也。聖人成功而不有。安有盈。名遂而不居。安有銳。蓋隨事大小而能自全。故曰成曰遂也。若不知自足。則何時而爲成。何日而後遂耶。此言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守而行之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營讀爲魂。抱一。傅奕作褱。古今字。能無離乎。河上公無六乎字。專氣至柔。諸本作致。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釋文云。河上本治又作活。知又作智。恃作侍。○爲雌。河上公作無雌。○河上王弼本無爲無知。前後互易。傅奕本。爲乎知乎上。有爲以字。○焦竑云。一本無生之畜之四字。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章字句。並從淮南子。

載猶處也。營魄。卽魂魄也。魄卽是一。載卽是抱。魂載魄。動守靜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本非二物。然魂動而魄

靜。苟心爲物役。離之爲二。則神不守舍。而血氣用事。惟抱之爲一。使形神相依。而動靜不失。則魂卽魄。魄卽魂。何耗何昏。乃可以長存。蓋非偶載之難。亦非抱一之難。而常不離之難也。修身養生。道皆如此。專。卽易其靜也專之專。言專一純固。無所發露。所謂純氣之守也。有一毫失之粗。則剛而不能柔。必如嬰兒之和氣內充。一而不雜。而後爲至柔也。至人外不爲魄所滯。內不爲氣所使。其自治可謂密矣。然猶恐有餘疵之存也。未學之疵。粗而易攻。既學之疵。微而難除。或守之徒滯而運用不靈。或執之未化而常存我見。是皆足爲病。而未盡合乎玄也。必加以滌除瑕垢之功。重以亟觀內照之鑒。其果純合自然而無所疵已乎。焦氏竑曰。前三言者。老子示人可謂切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誤認前言。其不以斷斷爲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所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卽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所謂爲無爲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卽天門開闔而能爲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昧晦之謂也。卽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於生之畜也。爲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爲也。爲雌也。無知也。則生不有。爲不恃。長不宰者。非玄德而何。此關尹子所謂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所謂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者。夫豈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哉。　蘇氏轍曰。聖人於道。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治人。然皆以無心遇之。苟有其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陽動陰靜。一開一闔。治亂廢興所從出。衆人當此際患得患失。每先事而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倡而後和。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言其先後適與天命會耳。故能爲雌者不失時也。李氏贄曰。抱玄守一。神不外馳。則中有主。而天門開闔常在我矣。彼世之不能自主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足。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不離乎。張氏爾岐曰。元覽卽觀妙觀徼之觀。天門開闔。指心之運動變化言。朱子曰。老子之學。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主。與莊生釋氏之旨。初不相蒙。而說者常欲合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此解老者之通蔽也。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輻。輸之轑也。轂。衆輸所湊之心。考工記云。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正同斯旨。埏。和也。埴。黏土也。和水土而燒爲匋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也。無皆謂空虛之處也。吳氏澄曰。器以貯物。室以居人。車以載重致遠。皆所以爲天下利。利在有也。然車以轉軸爲用。器以容物爲用。室以出入通明爲用。皆在於空虛無礙之處。人之腹實而心虛。亦猶是也。呂氏惠卿曰。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觀於車器居室。而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爲用者何邪。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所以觀其妙。出而未嘗無物。所以觀其徼。故曰利用以安身。而入神以致用也。知兩者之合一而不可離。則至矣。薛氏蕙曰。章末雖並擧有無而言。顧其恉意。則卽有而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嘗。故借人所明數事以曉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令爽皆平聲。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爽。差也。謂失正味也。視久則眩。聽繁則惑。嘗多則厭。心不定故發狂。不知足以取辱。故行妨。李氏約曰。目無厭。腹知足。故聖人去取異焉。目外視故云彼。腹內實故云此。呂氏惠卿曰。腹無知。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而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也。猶易艮其背。陰符機在於目之意也。葉氏思靖曰。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爲實腹而養已。不爲悅目而徇物。然食味別聲被色。數者皆不可絕。惟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凡染塵逐境。皆在於目。故始終言之。此顏子四勿所以先視。而刻除六根以眼色爲首也。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勿爲外邪所實。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此句他本亦有若驚二字。惟河上及開元本無之。寵爲下。三字。從王弼傅奕開元本。河上作何謂寵辱。辱爲下。陳景先李道純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俱謬。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爲寵辱若驚。吳澄本。無此六

字。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一本無者字。惟吾有身。苟吾無身。苟字。諸本皆作及。此從傅奕本。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矣。寄託下各本無於字。開元本兩可字皆作若字。傅奕本天下下各有者字。兩可字上皆作則字。天下末各有矣字。此四句並從淮南子及河上本。

寵。榮也。貴。重也。世人不知辱之爲辱而寵之。不知患之爲患而貴之。是榮其辱而貴其患也。若驚。甚言其寵也。若身。甚言其貴也。夫人莫不惡辱而畏患。今反謂其寵而貴之何哉。蓋世人相習於妄見。則不知反其本相安於當境。則未觀其終。何謂人之寵其辱哉。正以可辱者即人之所謂寵也。夫寵人者上人。寵於人者下人。爲人下。非辱而何。而世人反榮之。得之則驚喜。失之則驚憂焉。是豈非惟辱是寵乎。寵辱之寵以己言。寵爲下之寵以人言也。何謂人之貴其患若身哉。正以可患者皆人之所謂必不可無者也。人惟自私其身。有欲則有患。苟能外其身後其身。何患得患失之有。然則凡養身之可欲者。非大患而何。而人專重之。一若與生俱生而不肯暫舍焉。是豈非貴大患若身乎。是皆不知自重自愛之道故也。倚人之寵以爲重。而適以自輕。若果能自重。則雖榮以天下。而不肯輕以身處之矣。徇外之求以自奉。而適以自苦。若誠能自愛。雖付以天下而惜以身任之矣。如此則若以身寄託於天地之間。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直若寄焉而已。淮南子引老子此語。而證以太王避邠。杖策而去於岐山之下。是也。夫不能寵者復何辱之有。身外無所貴者。夫何患之自取哉。此章諺解不一。大抵以驚寵爲當然。以忘身爲幻泡。以寄託爲可付重任。今悉不取。而擇其稍合者於後。○吳氏澄曰。人以爲榮者。自知道者反觀之。則辱也。有何可愛。而愛之者於此而驚焉。人以爲大利者。自知道者反觀之。則大患也。是豈足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是故被寵至卑下耳。而得失動心。身外之物至輕耳。而若與身俱有。則惑之甚也。呂氏惠卿曰。寵者畜於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既驚其得。復驚其失。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

右第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一本無此字。不可

致詰。故混而爲一。蘇轍本。故下有復字。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傳奕本作其上之。其下之。繩繩兮不可名。王弼無兮字。復歸於無物。蘇轍本。物作象。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忽恍。碑本無是謂忽恍四字。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吳氏澄曰。此章專言德迹之呈露者。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指德而言也。德在有無之間。故雖若有名而不可名。無物指道而言。反還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同至於初是也。道紀者德也。呂氏惠卿曰。無前後則無古今矣。無古今則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知今之所從來。則知古之所自始。所謂無端之紀也。道不可執。得此則可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道紀也。

右第十三章 姚氏鼐以此屬下章爲一章。

古之善爲士者。傳奕本作爲道。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傳奕本容下有日字。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諸本豫猶儼渙下多有兮字。陸希聲無之。王弼豫兮作與焉。儼兮下有其字。客作容。冰下有之字。釋文云。豫或作與。碑本釋作汋。下三句作渾若樸。曠若谷。混若濁。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傳奕本靜上有澄字。徐上各有而字。陸希聲無久字。司馬無動字。今從河上本以止與久爲韻。保此道者不欲盈。高誘淮南子注曰保本作服。夫惟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傳奕作自以能蔽而不成。碑本作能敝復成。王弼作蔽。或又作弊。此從淮南子引。

此章不言聖人至人而言善爲士者。是專示人入道之要。而強爲之容也。蠱盡而微。微至而妙。妙極而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行。迫而後動。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如有所畏也。儼若客不敢肆也。此三者皆有道者不敢爲天下先。其容若此。然其豫猶儼恪者。初非有所執而不化也。渙若冰之將釋。油然無形而物莫之覺矣。夫奚滯之有乎。故又以下三者形容之。爲道至於融釋。則反本完真。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雕於人僞。故若樸也。性全而不自有其全。無所不受。故若谷。水性本清而不自潔

於物。故若濁。夫七者有道之容。而即求道之要。豫猶儼恪者。所以入德也。既渙然冰釋。乃能希夫敦樸曠渾之全。所以成德也。道至於濁。則和光同塵。與物一體。此忘我之極而最難者也。故即承濁問曰。孰能濁以止乎。濁者動之時也。動久而靜。吾恐其又察察以爲淸矣。因又承靜問曰。孰能安以久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吾恐其又紛紛而生起矣。是皆知道而不能自保者也。所以不能保。皆由其易盈。是以分別與躁動乘之。而不能止且久。惟不以善自盈。則能安其敝而不求新成。斯則其能濁也。安以久也。如此則微妙玄通之道斯可保矣。蓋敦樸曠渾者濁之容。豫猶儼恪者安之容。皆以沖得之。以盈失之者也。老子之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保此道之謂也。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靜。傅奕並作靖。吾以下。河上有是字。觀下。王弼無其字。此從淮南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夫物。釋文云。一作凡物。傅奕芸芸作駈駈。王弼各下有復字。莊子作萬物云云。各復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靜曰。王弼作是謂。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碑本作公能生。生能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極言體常之要。其入手在於觀復。觀復即觀徼也。夫物芸芸五句。上即物理之自然。以推動常歸靜之旨。自知常曰明以下。乃言學道者觀復之明。以明致虛守靜之效也。致者至也。虛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蓋外物不入。則內心不出也。篤。固也。學道而至於虛。虛而至其極。則其守靜也篤矣。故下文專即至靜而言之。致虛而未知實之即虛。守靜而未知動之即靜者。觀無於無而未於有觀無故耳。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第衆人之於物。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惟知道者虛靜之至。則見其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知作者之皆妄。而靜者之爲常。則執性命以命羣物。常有而常無。常作而常靜。知幾之謂明矣。何有妄作之凶乎。夫知非聞見測度之謂也。能渾一於物我之間。外無不容。而內無或私者。庶乎眞知之矣。是故言其大則內聖而外王。言其化則合天而盡道。盡道者無他焉。常而

已矣。久而不殆者。常之謂也。○蘇氏轍曰。致虛未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而後不爲變之所亂。知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猶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性命者萬物之根也。苟未能自復其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惟歸根以復於命。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故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妄。雖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苟知其皆妄。則雖讐仇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則彼我之情盡。尙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下知。吳澄作不知。王弼作其次親而譽之。開元御注作其次畏之侮之。陳象古作畏而侮之。信不足。有不信。二句末。王弼皆有焉字。傅奕上句有焉字。陸希聲本無。猶兮其貴言。王弼作悠兮。釋文云。一作由兮。陸希聲無兮字。碑本作其猶貴言。傅奕貴言下有哉字。功成事遂。一作名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傅奕作皆曰。司馬本無皆字。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傅奕廢下出下並有焉字。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傅奕本。作孝子貞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各本絕聖棄智二句。在絕仁二句之上。此從永樂大典王弼本及吳澄本。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傅奕作以爲文而未足也。李約亦作未足。故令有所屬。見素袌樸。少私寡欲。袌今作抱。古今字。

陸氏希聲曰。太古有德之君。無爲無迹。故下民知有之而已。德既下衰。仁義爲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及仁義不足以治其治。則以刑法爲政。故下畏之。及刑法不足以服其意。則以權譎爲事。故下侮之。此皆由誠信遞降。故漸有不信。若夫在上者行不言之教。而及其成功。百姓各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不生於世矣。吳氏澄曰。猶兮其貴言。使民陰受其賜。皆謂我自然如此。不知其爲帝力。此則太上不

知有之之事也。夫不知有之者大道。親譽之者仁義。畏之者智慧。侮之者大僞。是自大道一降再降。共有此數等。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緩。智慧出而遂有大僞。則其變爲甚亟。六親不和二語。亦大道廢有仁義之事而推言之耳。以上言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以後言治化之復。以示返本之漸。聖智。智慧也。巧利。大僞也。絕棄帝者仁義。以返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父慈子孝。如淳古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及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百倍於王之時矣。絕棄伯者巧利。以及於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修明。亦無有爲盜賊者矣。此三者指仁義聖智巧利三事也。屬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文不足。自皇而降。漸漸趨文。故遞以前此之文爲不足。而各附著於所尙。是以屢變而趨於末。而豈知大道之民。見素抱樸。質而已矣。如此則少私寡欲。何以文爲。上云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又言民復孝慈者。蓋人孝慈則無孝慈之名。此名實文質之辨也。以是推之。則眞仁義者無仁義之迹。眞聖智者無聖智之名。亦若是而已。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則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〇李氏嘉謨曰。道散則降而生非。僞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濟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孑孑。而人以煦煦孑孑懷其德。則大道之公者散矣。又不幸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之似而行之。則僞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僞既多。無非非者羣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況而愈下也。故老子教以絕利一源。返本救末之要。蓋仁者不自以爲仁。義者不自以爲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美利不言所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眞。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聖人惡僞之足以亂眞。故欲絕其本源。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樸素先民。而不欲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如此。故不敢以文欺物。而亦不以文自欺。

右第十六章　河上公以我自然以上爲一章。大道廢四句爲一章。絕仁棄義至末爲一章。今攷其詞義相承。別無更端。故永樂大典王弼本。合後兩段爲一章。得之矣。吳澄本並最三章爲一。於義尤備。故從之。

至唐張君相以下章絕學無憂句，附此章之末，而姚氏鼐從之。則文義音韻俱不協。今不取。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傅奕作美。何若。王弼作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荒兮句。碑本作莽其未央。傅奕無哉字。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如字傅奕皆作若。陸希聲王真本春在登下。此從王弼本。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泊一作怕。傅奕作魄。碑本我魄未兆。釋文泊作廓。孩作咳。乘乘兮若無所歸。傅奕作儽儽兮其不足。以無所歸。陸希聲作儽儽兮若不足。似無所歸。此從河上本。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傅奕無而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沌沌河上作純純。釋文云。或作忳忳。俗人。河上作衆人。察察悶悶。傅奕作詧詧閔閔。又昭詧上並有皆字。釋文云。昭一作照。若昏。王弼作昏昏。忽兮若晦。王弼作澹兮其若晦。河上作忽兮若海。唐易州石刻作忽若晦。案劉熙釋名云。海者晦也。飄兮若無所止。飄。河上作漂。王弼作飂。釋文云。梁簡文作颼。又或作飃。明焦竑本作寂。若無作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河上王弼本。我上有而字。似作且。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傅奕作我獨欲異於人。開元本作貴求食於母。自注云。舊無求於二字。今所加也。晁說之稱明皇本作兒貴求食於母。恐誤。

上章言治國之道。惟絕聖智巧利則無弊。所以言無爲之用。此章言修己之道。惟絕世俗末學則無憂。所以明無欲之體也。唯之與阿。至荒兮未央七句。言世人爲學多憂之事也。衆人熙熙至我獨若遺八句。言己之無所欲於外也。我愚人之心至頑似鄙十句。言己之不求知於內也。末句正與章首句相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蓋憂生於畏。彼世之爲學者。但以爲善勝於惡。揚揚自得。而以吾觀之。正猶唯之與阿耳。何者。論斯人之本心。豈真樂唯而苦阿。樂善而苦惡。二者之間。相去幾何。徒以人皆唯阿之。慢人而取辱。畏惡之失譽而招刑。是以亦不得不畏彼而爲此耳。迫於無可奈何而爲之。且抱此憂以畢生。而荒兮安有窮極乎。然在世人之心。豈真知其多憂。彼固將以求樂。方熙熙然徇物有餘也。且世人之心又豈自以無知。方且自以爲昭察。而視我爲沌愚昏悶頑鄙也。然則豈我獨甘爲其賤。而異於人情乎。我固自有我之所貴。但與人不同耳。德者萬物之母。道又德之母。衆人逐物役智。以費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我獨遺而去之。味道德以自

養。然則絕憂畏之學者。正所以貴食母之學也。而揚子雲謂人而絕學。雖無憂如禽何。豈知所以絕學之意者哉。澹泊然情欲未萌。如嬰兒未能咳笑之時。初不知外物之可樂也。乘乘然寄寓於物而不著於物也。衆人皆有求贏餘之心。我獨遺棄之。豈真愚而如此沌沌然哉。蓋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是以人若昭察而我若昏悶也。如此則此心茫茫所向。如乘舟大海之中。漂浮而無繫著。卽乘乘若無所歸之意。有以。有爲也。頑似鄙者。若遠鄙之民不識都邑也。食母。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貴食母者。卽嬰兒未咳之義也。

右第十七章　姚鼐本。以首句屬上章。又以此章通下章爲一章。曰唯之與阿以下。求道者之狀。孔德之容以下。得道者之實。今不取。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是從。傅奕作之從。　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其中有象。恍兮忽。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忽恍四句。河上本上下互易。王弼作恍惚。河上作恍忽。傅奕作芒芴。窈又作幽。開元本。無前三其字。河上王弼本。三其上各有兮字。顧歡本。作惚恍中有物。恍惚中有象。窈冥中有精。此數句。從文選注及明焦竑本。　其精甚眞。碑本無此句。　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傅奕古今二字互倒。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傅奕何以作奚以。王弼然哉作狀哉。李約本無哉字。釋文云。一作吾何狀也。

孔。大也。從。自也。言盛德之容。皆自道中出也。恍忽似有似無。窈冥則全不可見。此皆言道之無也。有物有象者德之容。猶其粗者。德則有物有象之本。尤其精也。莊子云。以德爲本。以本爲精。是言德出乎道也。信。驗也。甫者。稱謂之直詞。衆甫猶言衆有。廣雅云甫。衆也。〇王氏道曰。孔德之容。卽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盛德之容。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貴食母也。下乃反復形容道體之妙。物卽象也。眞卽精也。信卽眞也。變文協韻耳。衆甫。天地萬物自道出皆者是也。衆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爲道所閱哉。正以體道至眞至信。無可變壞。故常主萬象。如傳舍之閱過客然也。李氏嘉謨曰。有中之有。衆皆以爲有。而不知盡妄也。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不知其有至眞也。惟其眞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終古不變不易。聖人所以能觀羣有之始。而知羣有之所由然。以其體於至無。故能觀衆有也。源

崇焦氏竑。以甫爲始。謂觀其徼則後際空。闕衆始則前際空。萬物並作而觀其復。則當虛空。姚氏鼐又謂衆甫聖賢也。同有此道。可以知先聖後聖之狀如一矣。二說並通。然非本旨。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直。傅奕及碑本作正。窪則盈。河上作窪。顧歡作[illegible]。敝則新。王弼作蔽。河上作弊。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傅奕無是以二字。抱一下有以字。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河上作夫惟不矜。故天下莫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傅奕虛言下有也字。誠全而歸之。

莊子天下篇。稱老子之學。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故此以曲則全一語始終之者。蓋不欲直。不欲盈。不欲新且多。皆不求全之推也。曲者一曲也。抱一故爲曲。然而全德在此矣。不云少則多而析爲兩言者。以啓下文抱一之旨也。一者少之極。然抱之以爲天下式。則其得多矣。彼喪生由其多方。而亡羊苦於歧路。皆多則惑者。下章以爲天下式爲天下谿爲天下谷並言。蓋式者車所俯憑。物卑而人敬之。故以喻聖人沖虛之德也。夫目至明而不自見。使目而自見則不明矣。人之不自是自矜自伐。亦猶是也。能是者無他焉。抱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樂推而曲全之耳。曲則全。蓋古有是語。而老子述之。故又申之曰此豈虛語哉。夫固誠然之理之效也。蓋正言若反。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孰是執信不惑者乎。其丁寧之意至矣。○蘇氏轍曰。直而非理則非直。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衆所歸者下。雖欲不盈不可得也。昭晳非道。闇闇者雖敝。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其一本則無所不得。若多而逐於末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曲全枉直窪盈敝新。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伐。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呂氏惠卿曰。天下之物。惟水爲幾於道。涓源濫觴。而卒會乎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窪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惟抱一者足以語此。故曰少得而多惑。蓋可曲可枉可窪可敝。無往而非一也。

右第十九章　晁氏說之曰。嚴君平老子指歸。谷神子注。頗與諸本章句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下章之類。　姚氏鼐循下希言自然跂者不立爲一章。曰全言然三字爲韻。吾謂有全德而天下歸之。則希言而自然矣。飄風疾雨以下。釋枉則直窪則盈之意。信不足以下。皆內不足而故爲有餘。多則惑者也。說頗牽強。今不取。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傅奕希作稀。終朝作崇朝。天地下有也字。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道者同於道下。傅奕多從事於德者從事於失者二句。河上王弼諸本重出道者二字。並非是。此從淮南子。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德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此三句。河上王弼本。得上並有樂字。河上本作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傅奕無三同字。信不足有不信。二句。王弼本有兩焉字。傅奕惟上句有焉字。跂者不立。跂。王弼作企。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王弼作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一本或作故。故有道者不處。傅奕處字下有也字。

上章言有道者所抱之事。此章言與道相反之失。義互相發。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語。與上章重出。而一正言。一反言是也。希言而玄同。自然者也。風之飄。雨之驟。立之企。行之跨。食之餘。形之贅。皆非自然者也。蓋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如是雨之應會而至。不疾不徐。若非自然而強談詭辯以驚世。此猶飄風暴雨。徒盛於暫時而已。道者德者失者。統言世上從事於學之人。有此三等也。全其自然之謂道。有得於自然之謂德。失其自然之謂失。同。猶尚書與治同道與亂同事之同。得之猶從之。言爲道爲德爲失。初非生而分別。但人之從事於學者。所得各有不齊。是以各以類別耳。道本自然。人每以造作失之。無非自取。故王弼有云。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累少則得。行得則與德同體。故曰同於德。累多則失。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其說近之。而諸家解者皆以此爲至人玄同應物之旨。牽強不倫。惟傅奕古本文義可徵耳。同於失者所謂信不足也。失亦得之。所謂有不信也。己之誠信不足。而後人不信。人不信而後嘵嘵以言惑人。其尚

能希言自然乎。吳氏澄曰。自希言至有不信。既以言明道之得失矣。自跂者不立以下。又以人之行立譬前事蓋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跂焉跨焉。增高繼長。何異飄風驟雨之不能常久乎。彼內挾其自見自是之心。而外奮其自矜自伐之習者。若律諸自然之道。何異食之餘。形之贅。同為加多於當分之外哉。幽顯之間。當有物惡之矣。物兼人鬼神而言。司馬光曰。行形古字通用。棄餘之食。適使人厭。附贅之形。適使人醜。呂氏惠卿曰。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棄之者也。高亢剛強。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為不爭一也。

右第二十章 河上公本。分信不足以上為一章。以下為一章。諸家因之。惟吳氏澄本合為一章。今從吳本。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寥。鍾會作飂。傅奕作寞。獨立而不改。王弼無而字。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字之上。傅奕有故強二字。強為之名曰大。司馬程俱本作強名之。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反。河上及傅奕作返。此從王弼。故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王字。傅奕作人字。河上王弼諸本。道大在天大地大之上。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河上王弼處字作居。此從淮南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李約以人法地地句。法天天句。法道道句。法自然句。

有物即前章道之為物也。混渾同。先天地生。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寂兮無聲。寥兮無形也。體獨立而用周流。是則有名萬物之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道者取於無物不由也。道不足以盡之。故又強名之曰大。乃自大而求之。則逝且遠矣。自遠而求之。則反而近矣。言其遠大則天地莫能盡。言其反則又具之人身而各足。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是以人與三才參其大。惟其同法乎道故也。末四語以人法為主。蓋人性之大與天地參。前章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是王者人道之盡。而與天地同者也。言王者何以全其大乎。亦法天之無不覆。法地之無不載。法道之無不生成而已。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自然者性之謂也。人而復性。則道之量無不全矣。非謂人與天地輾轉相法。而以道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並王為域中五大也。

右第二十一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靜。傳奕作靖。是以君子終日行。君子。王弼作聖人。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燕。王弼作宴。奈何萬乘之主。傳奕作如之何。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失根。釋文作失本。河上公作失臣。此從永樂大典與王弼本。

根本必重於枝葉。君上必靜於臣下。故取以喻也。躁者動之甚也。車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以輜重在後。不敢遠離。是輕之本乎重也。雖有榮華游觀之地。而不及超然燕處。是動以靜爲主也。故君子於天下事必持重而主靜。韓非子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制躁。此之謂也。李氏贊曰。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則。以重爲之根也。有燕處則雖有榮觀而不爲躁。何則。以靜爲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呂氏惠卿曰。凡物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故本能制末。靜者御物。躁者御於物。故靜能君躁。雖行動居處之間。猶不能離此理。況任重道遠以觀天下者。而可不靜且重乎。蓋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則重矣。爲而無爲則靜。苟其動常在於不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爲。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能靜矣。〇李氏嘉謨曰。行必輜重。喻聖人終日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榮觀燕處。喻聖人凡事無不爲而常無爲也。彼爲天下主。而徒以身馳驅於其末。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吳氏澄曰。以身輕天下。謂以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輜重燕處。姑指一端而言。凡人之治心治身。與夫天下勢當作國勢之居重御輕。兵法之以靜制動。皆不出此。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傳奕本。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下。各有者字。又作善數者無籌策。陸希聲策作算。傳奕揵作鍵。兩而不可作故不可。淮南子閉結下有者字。開解下有也字。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他本兩故字下。無人物二字。此從淮南子故人故物。傳奕本同。是謂襲明。是以聖人下四句。傳奕謂河上本有之。古本無。按淮南引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則知非河上所增出也。故善人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善人不善人下。傳奕名有者字。

善言善行。所以爲計爲閉爲結之具。而善計善閉善結。乃所以爲善救之具。是常善救人。卽以上五者救之也。於此則天下無不救之人。而無棄人矣。蓋濟移默還。銷之於未然。轉之於不覺。救人而無救之之迹。豈非重襲不露之天明乎。後章言是謂微明。襲明猶微明也。又云。是謂襲常。襲明猶襲常也。蓋知常曰明也。夫世不藏其明者。救一人則己欲居其功。而好爲人師。人有可棄。輒顯刑其罪而幸爲己利。是皆不善救人。所以多棄人也。有道者之天明。既藏而不露。則不好爲人師。不欲以善自名也。不利他人以爲己資。不欲名人之爲不善也。如此則己雖大智。而渾然無所分別。不啻大迷。故人之視之者。亦忘乎彼之爲善。己之爲不善。此所以爲其轉移而不自知。是眞聖人襲明之妙用，至要不煩。而至妙不測者也。吳氏澄曰。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善救人。善救物。此七者。聖人不可名之善也。善人不善人二者。此常人兩可名之善不善也。不彰其不可名之名者。是謂襲明。不分其兩可名之名者。是謂要妙。蓋善行者以不行爲行。善言者以不言爲言。善計善閉善結者以不用爲用。則聖人之救人救物。亦以不救爲救。既以不救爲救。則無救之之迹。常若什襲掩蔽而衆莫能知者。故曰襲明。非若世俗以能爲其事爲善。有迹可見。有名可稱。而與不善爲對也。是故有此之善。則必形彼之不善。而師資起矣。其去聖人善救之妙用遠矣。李氏贄曰。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者善計。無謫善言。無迹善行可知矣。蘇氏轍曰。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挾策以計。設關持繩以御物。則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天下。非特容之。又兼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源案蘇解襲明爲傳襲之襲。與釋氏傳燈同旨。今不取。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吳澄本。知其雄至嬰兒二十三字。在知其白至無極二十三字之上。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無割。無割。河上王弼作不割。此從淮南子。

李氏嘉謨曰。雄動而倡。雌靜而處。動必歸靜。故爲天下谿。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爲貴。故爲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能受。則益在我。故爲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雌雄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謂常德也。道散而爲德。以德自處。而必知所守。以復歸於嬰兒無極與樸者。謂復歸於真常也。真常者道也。是故樸散爲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於道。故用之爲官長焉。源案守雌。不求勝也。守黑。不分別也。守辱。無款鬭也。樸不可以一器名。及太樸旣散。而後形而上之道。爲形而下之器矣。以道制器。則器反爲樸。蓋無爲而爲。自然而然。其視天下之理。如庖丁之視牛。恢恢乎其有餘刃。是雖宰制而未嘗割裂其樸也。道可君器。器不可宰道。此言官長。猶後章言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長。皆言聖人執本御末之道也。上三節。言其自末而返本。此二句。言其由本而爲末。然樸雖散而不失其本。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用而不離其體。則已用如未用。是則不制之制。斯爲大制。不用之用。斯爲大用也。○王氏道曰。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徼妙同玄之道。知彼守此者。知其子以守其母。知之以爲用。守之以爲主宰。雌雄以剛柔言。白黑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嬰兒言其知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而言。變文協韻。反復吟咏。與詩體相似。非守雌爲谿之外。復有常德不離之功。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倣此。蓋天下事非柔晦與賤所能獨濟者。則剛明與貴。固有時而用也。然剛不生於剛而生於柔。明不生於明而生於晦。貴不生於貴而生於賤。是剛明與貴。物之末也。去道遠者也。柔晦與賤。物之末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旣知其子。復守其母也。守之則天下之母在此矣。其子焉往。所以爲谿爲式爲谷。而天下歸之。正以此真常之德。能不離其根也。嬰兒無極樸。實人所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樸可制爲器。而器不可爲樸。官長可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爲官長。聖人爲母不爲子。猶之爲樸不爲器。爲官長不爲羣有司。正其本而已。其本不離。則雖至剛以決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涖天下之賤。然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夫何割之有哉。不然。逐子忘母。紛紛然與物相刃相劘。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而況天下歸乎。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之下。傳奕有者字。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天下上。傳奕有夫字。永樂大典本器下有也字。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碑本。兩者字俱作故字。故物或行或隨。故字。蘇轍作凡物。或呴或吹。呴。釋文及王弼作歔。一作噓。傳奕作噤。或強或羸。羸。王弼作挫。傳奕作剉。或載或隳。載。傳奕作培。碑本作接。隳。傳奕作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是以聖人。司馬本作故聖人。

焦氏竑曰。取。如左傳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皇帝約束而紛更之之取。源案已語詞。爲謂作爲也。執。謂把持也。譬如陶器。不因其自然而強欲其成。必致窳敗。譬如執寶。把持不肯釋手。惟恐其失。而反或墮墜。而況天下之器神器乎。神器者。天命人心。去就靡常。不可人力爭。故神之也。行者不期物之隨。而或自隨之。是不爲者未嘗不得。呴本期物之受。或反不受而吹之。是爲者反未必得也。或強以自固。而有時自羸。或載之甚安。而不意忽隳。是執之者未必不失也。是以聖人之待物。則去其已甚而不敢過求。持已。則去其奢泰而不敢過望。是以爭競與盛滿之患。不生於心。未嘗謀物而物自歸之。未嘗留物而物自不去也。薛氏蕙曰。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害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則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陸氏佃曰。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下先也。三者聖人之所以有天下也。呂氏惠卿曰。老子言取天下常以無事。無事者因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故能得天下之心而使之不去。非有以爲之也。惟道可以御器。天下之器神器也。非神道無以御之。神無思也。無爲也。而爲之。則御非其道矣。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所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大軍二句。碑本無。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傅奕善上有故字。已下有矣字。取強下有焉字。王弼本。者作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諸本無是謂二字。傅奕無謂字。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爾不道。傅奕及碑本作非道。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不祥下。他本有之器二字。傅本佳作美。不處下無也字。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君子上。傅奕有是以字。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恬憺爲上以下六句。傅奕本以恬憺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釋文云。恬或作括。憺或作惔。又作倓。碑本得志作得意。無矣字。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吉事上。傅奕有故字。偏將軍上。王弼河上無是以二字。爾居字。傅並作處。各本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王弼河上無居上勢則四字。今從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衆多。河上王弼作之衆。傅奕衆多下有則字。悲哀王弼作哀悲。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戰勝下。傅奕有者則二字。處之吳澄作主之。晁氏說之曰。王弼老子注。謂兵者不祥之器以下至末。皆非老子本文。王氏道曰。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經注相間。疑古之義疏。混入經文者。姚氏鼐曰。物壯則老十二字。當爲衍文。以在下篇心使氣曰強之下。故誦者誤入此勿強句下也。源案王弼此章句已闕。晁氏生宋初。故猶及見之。但文句相沿已久。今並仍其舊。

天道好還。則以兵強天下。非知道者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可。而況人主躬於道者乎。下奪民力。故荊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凶年。所謂善者。即有道者也。矜者自恃。伐者夸大。驕者恣肆。三病一源。知其不可而能自克者。非果斷不能也。故歷言當果之數事以曉之。五而字當讀若於字。古而如通用。聲近義同。人皆果於彼。我獨果於此也。物壯則老。此天道也。而違之者是不道矣。宜其暴興者必早已也。古佳字無訓美者。或謂當是惟字之省。昶按王石臞言。夫佳乃夫惟之譌。惟字闕脫左卜。後寫譌而爲佳。其說良是。然漢人已有佳兵不祥之語。則作佳兵亦古本也。或謂當用廣雅佳勞也之訓。義皆可通。然傅奕本直作美兵。則是以佳爲嘉之借文。與下文一意也。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故吉凶異尚。恬者不懽愉。憺者不醲厚。謂非其心之所喜好也。○李氏嘉謨曰。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而外爲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伐。未嘗驕。未嘗強。皆生於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也。人之不道。尙猶不盡年而死。況於兵之老乎。然則仁者無敵之道可知已。蓋不樂殺人而後可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老氏云。恬憺爲上。勝而不美。是固不欲戰之意。然卽以兵法論之。恬憺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自古至今。天道有或爽者哉。

右第二十六章　舊分不道早已以上爲一章。以下爲一章。今從吳澄姚鼐本合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焦竑云。一本無樸雖小三字。臣下。王弼有也字。河上作不敢臣。此從傅奕本。侯王若能守。守下一本有之字。萬物將自賓。侯王。梁武傅奕作王侯。物。焦竑云。一作天下。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傅奕人作民。均下有焉字。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傅奕無猶字。於作與。又末有也字。

道。卽所謂常道也。道以無名爲常。故但可名以無名之樸而已。樸之爲物。未琱未琢。其體希微而不可見。故無名。然天地之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敢臣其所自生。與其所自始者哉。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守之以主萬物。而萬物有不賓者乎。譬猶陰陽交和。成雨露以生萬物。雖無人使令之而自溥徧。侯王執道紀。莫之令而萬物自賓。亦猶是耳。夫侯王之守樸。守其無名者而已。守其無名。始可以制有名。制者。裁其樸而分之。禮樂政刑。皆自取也。然茍逐末而忘本。將愈遠而失宗。是故無過恃。無多求。仍貴其止。止者鎭之以無名之樸而已。由無名以制有名。故器以生。復以有名守無名。故樸不散。夫何不知常妄作凶之有。是故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江海。自本而末。末而不離其本也。爲侯王者。可不守樸以御物乎。吳氏澄曰。始者道也。有名者德也。道之無名而爲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名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徇末而愈遠也。將者辭之

不迫者也。蘇氏轍曰。樸。性也。其道常無名。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容豪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爲一。以降甘露。胳然被於萬物而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猶是也。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李氏嘉謨曰。天地有合。以降甘露。而生萬物。由是觀之。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爲物。物各有名。而道未嘗棄物也。惟物不自棄於道。則其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道猶生之也。故人能知止於樸。則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猶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本與末未嘗一日而不循環也。彼徇末而離本者。烏足以知之。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傅奕本。每句末有也字。葉夢得本。力上無有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邵若愚本。所下有止字。

呂氏惠卿曰。知常曰明。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不能自反。非所以知常。能知常則於知人乎何有。守柔曰強。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不能自克。非所以守柔。能守柔則於勝人乎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皆備於我。而無待於外慕。故富矣。有自勝之強。則於道勤而行之。不阻奪於外變。故有志矣。知其足於己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爲物之所遷。故曰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壽。張氏爾岐曰。智力明強。各以內外對言。久與壽。以不變於生不亡於死對言。不失其所。死而不亡。皆守常道之效也。李氏嘉謨曰。精神在外爲智力。在內爲明強。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爲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騖外。不騖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知足而智益明。強行而力愈固。修悟兩全。漸反其性。虛中證實。所得不移。是之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無古無今。浩然常在。是之謂壽。吳氏澄曰。老子之道。以昧爲明。以弱爲強。而此章貴明強者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耳。內非不強。外示弱耳。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守內之方。其實一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氾。傅奕作汎。以生。河上王弼作而生。）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不名有。傅奕作而不居。衣養作衣被。河上作愛養。此從王弼本。）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可名於小。可名於大。傅奕句末各有矣字。歸焉作歸之。不知主。王弼作不爲主。可名於大作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傅奕作是以聖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河上作終不爲大。王弼作以其終不自爲大。）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此指道之費者而言。所謂用之廣也。功成不名有。此指道之隱者而言。所謂體之微也。惟其體之微。故有衣養萬物之功。而不名有。返之於無形無名。斂之不盈毫末矣。惟其用之廣。故萬物恃之以生者。咸歸往而浩浩。不知其專主。極之並育不害。其量可彌六合矣。然則常無欲可名於小者。樸之小而可以觀妙也。體也。萬物歸往可名於大者。萬物將自賓而可以觀徼也。用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物莫能外。是以體道之聖人亦然。終守其樸之小。不肯自大。而萬物皆歸之。以是知大道非可以人力爲者也。○蘇氏轍曰。汎兮無可無不可者大道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則將名之以爲己有。世有避功而不有者。則必辭之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呂氏惠卿曰。惟其功成不居。故不爲主而常無欲。無欲則妙之至者也。可名於小矣。惟其萬物恃之以生。故皆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可名於大矣。夫既小而可名於大。既大而可名於小。則是不可名大名小也。此道所以隱於無名也。而聖人以無名體之。終不自大而大莫加焉。蓋惟其可左可右。是以非小非大。惟其非小非大。故能成其大。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下。傅奕有者字。）往而不害安平泰。（平泰。河上作太平。）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出口。碑本作出言。淡乎。傅奕作淡兮。不可既。王弼作不足既。傅奕聽之用之下。皆作不可。此從河上本。）

吳氏澄曰。大象喻道。下章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是也。林氏希逸曰。大象者無象之象。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於天下也。呂氏惠卿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安平泰者安其夷泰也。李氏嘉謨曰。愚者往而不返。有道者

往而不害。往而不亟者。舍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則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其於形器。猶逆旅之寄寓耳。苟以樂餌之故。留戀而不去。未有不爲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故能用無用之用。卽於形器之閒。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源案執大象天下往者。如文中子如有用我。執此以往之意。蓋聖人有大象。東西南北。無不可執此以往。所謂抱一以爲天下式也。隨其所往。安於平泰而不害。此道之用不可既也。然大象無象。出聲色臭味之外。非若美樂厚餌之物。有味可味。有聲色可觀聽也。乃淡乎希微。而無用之用。其用不窮。蓋惟無濃醲之趣者。故亦無傾危之患。若夫有宴安之適者。則必有酖毒之害矣。卽以樂與餌譬之。如雖樂於鄭聲。五穀之與肥旨。淡者和心而養人。濃者蕩神而爽口。是有可欲卽有所害。其用必窮。無可欲亦無所害。其用不既。故無味之味。是爲至味。終身甘之而不厭。希聲之聲。是爲大音。終身聽之而不煩。無象之象。是爲大象。終身執以用之而無害。推之蠻貊而可行。放乎四海而皆準。所謂天下可往者。此之謂也。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釋文。歙作翕。或又作給。王弼作偷。河上作翕。]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柔勝二句。王弼河上作柔弱勝剛強。傅奕兩勝上各有之字。] 魚不可脫於深淵。[脫。傅奕作侻。各本無深字。] 邦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各家邦作國。避漢諱改也。此章皆從韓非子。惟末句借字。各家皆作示。此從說苑君道篇所引。]

此言君子待小人之術也。柔勝剛。弱勝強。是其本旨。魚與利器。皆喻也。蓋將欲如彼者。殺機也。必固如此者。密用也。魚不可脫於淵。喻必然之密用不可失。失則非柔弱矣。利器不可示人。以喻將然之殺機不可露。露則不善用其剛強矣。水最柔弱。人之有道。如魚之有水。兵器最鋒利。事之有機。如國之有利器。柔弱者其體。剛明者其用。然魚無一時可離於水。此聖人柔道藏身之固。而守以終身者也。利器有用有不用。此聖人智勇深沈之機。而愼於臨時者也。非明不能見。非微明不能守。故切譬以明之。蓋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聖人待小人。常因天

道之自然。而不費人力。若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句踐事吳。以及張良之待秦項。漢文帝之待佗濞。亦皆是也。是故有權宜以待小人。如有網罟以待禽獸。亦自然之理。如必以徑情直行爲得。則是伏羲不應作網罟。行軍不應好謀而成也。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存身。天之道。人之理。物之勢。未有不如此者。與易之消息盈虛一理也。或曰。示人當從說苑作借人。蓋予奪翕張之術。聖人以除暴銷惡。而小人亦借之以行其私。陰符經云。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此不可借人之謂也。王氏弼曰。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大假刑爲之力也。故曰微明。足其張。令其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歙也。苟其張之未足而治之。則其機未極而已反危。蘇氏轍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未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此其極深研幾。與管仲孫武無異。蓋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也。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是故天下之剛強相傾相軋。而吾獨以柔弱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物。非爲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制之。聖人居柔弱。而剛強莫爲傷。亦猶是也。非徒莫能傷。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彼衆人烏得而知之。王氏道曰。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者未形。已然者可見。能據其已然而逆睹其將然。非微明不能。然微而明可也。明其微不可也。是故韜此理以自養。深靜斂退。優柔自得。如魚之不脫於淵是也。炫此理以示人。啓釁招尤。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則非也。莊子胠篋篇。實明此意。蓋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奸雄竊之。則爲縱橫捭闔之術。其言有甚於兵刃也。故聖人不以利器示之。吳氏澄曰。老子言反者道之動。又謂玄德深矣遠矣。於物反矣。其道大抵與世俗之見相反。故借此數者相反之事爲譬。而歸於柔勝剛弱勝強之旨。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不知。論者以爲皆原於老氏之意。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與者哉。是亦立言之弊。故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已自言之矣。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爲與化韻。化讀如訛也。侯王。傳奕作王侯。若能守。河上王弼作能

守之。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鎮下。焦竑無之字。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各本無夫字。釋文作不欲。此從王弼本。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靜。傅奕作靖。正或作定。

蘇氏轍曰。道常者。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聖人以無爲化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滋。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呂氏惠卿曰。老子真人也。宜不弊弊焉以天下萬物爲事。而於侯王如此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爲真。以修之天下爲普。使侯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嗇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則莫先於侯王者矣。此老子之仁也。源案化而欲作以下。說者多失之。蓋欲作者欲生萌動也。夫萬物自化。則任其自生自息而已。自生自息。而氣運日趨於文。將復有欲心萌作於其閒。苟無以鎮之。則太古降爲三代。三代降爲後世。其誰止之。然鎮之亦豈能有所爲。亦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已。無名之樸者。以靜鎮動。以質止文。以淳化巧。使其欲心雖將作焉而不得。將釋然自反而無欲矣。無欲則靜。靜則正而返於無名之樸矣。所謂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好靜而民自正。無名之樸。重言協韻以起下文耳。夫亦將無欲。猶前章夫亦將知止。皆詞之不迫者也。諸家或無夫字。或作不欲。故其說謂聖人並此無名之樸。亦不欲存之於心。夫苟爲聖人所不欲。尙何謂無名之樸乎。此皆禪家隨手掃除之機。非黃老清靜自然之旨也。惟姚氏有云。夫亦將無欲。言使夫人皆無欲也。斯言得之矣。

右第三十二章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德句。河上作無爲而無以爲。下德句。傅奕作爲之而無以爲。此從韓非子。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扔仍同。諸本或作仍。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韓非子四而後下。俱有失字。夫禮者。謹按汪仲伊云。夫字單以虛詞發端。老子無此句法。上下篇但云夫惟。不單云夫也。夫乃失之譌。失禮者句。與前識句對文見義。於上文失仁失義。亦意脈相貫。汪君言是也。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兩也字。王弼本有。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王弼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傅奕四句並作處。此從河上本。

無以爲。以。用也。攘。古讓字。扔。古通作仍字。言再推讓而就之也。仁義禮智皆下德。故皆言上而不言下。蓋推極言之以明其分際也。上德近乎道。故無爲而無不爲。上仁近乎德。故爲之而無以爲。至義則雖其上者亦真下德矣。故爲之而有以爲。禮則又德之下者。故爲之莫應。又推讓而就之。此不失德而無德之極也。吳氏澄曰。老子上篇首章分言道德。而未明言之。下篇首章乃分言道德仁義禮智。皆宗旨所在也。蓋吾儒以道德爲統名。分言之則爲仁義禮智。皆得於天爲性之固有。初無精粗之別也。老子則以道爲無名。德爲有名。自德而爲仁義禮智。每降愈下。故此章以德之近道者爲上德。仁之近德者爲上仁。義之近仁者爲上義。禮之近義者爲上禮。又於禮之後言前識。以智爲下也。其以厚薄華實爲言。蓋道猶木之實。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仁其幹。義其枝。禮其葉。而智其華也。道實智華。實實而華虛。德根禮葉。根厚而葉薄。故曰禮者忠信之薄。前識者道之華。而大丈夫寧守此道德之厚實。而去彼禮智之華薄也。王氏弼曰。上德之人。惟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雖德而無德名也。下德主善名以治物。故德名有焉。善名生而有不善應。故不失德而無德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夫大之極者其爲道乎。失道而後德。極下德之量。至於上仁而止。雖以無爲爲用。不能

以無爲爲體也。以無爲爲用。猶得其母。故己不勞而物自理。下此以往。則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夫仁義發於內而爲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夫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義行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苟得其爲功之母。載之以大道。鎭之以無名。則志無所營。事用其誠。仁義禮敬皆道也。苟舍母而用其子。棄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憂患。太上所不取矣。蘇氏轍曰。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其中竭而無餘。故在上者爲之而下不應。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將刑罰生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焦氏竑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語而論之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是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如此則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傅奕作王侯。其致之一也。河上王弼無之也二字。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嚴君平無萬物得一以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河上無貞而二字。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他本無兩必字。此從淮南子及河上本。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自稱下。河上有曰字。傅奕作自謂。其作是其。非乎作非歟。王弼作此非。此從淮南子及王弼。故致數輿無輿。輿。河上作車。傅奕作至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琭琭。傅奕作碌碌。兩如字並作若字。落落。王弼作珞珞。此從河上本。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下萬物。傅奕作天下之物。

吳氏澄曰。一者沖虛之德。前後所謂抱一。所謂混爲一。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莊子又謂之太一。此自然之德。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弱而不強。書中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者謂得此一以爲德也。天地谷神四者。名異實同。裂。破裂也。發。發泄震動也。歇。銷而不靈。竭。枯而不盈。滅。息而不生。蹶。顚仆也。貞與楨同。貞者事之幹。爲天下貞。猶言爲民極也。老子著書。將以導世。故下文專爲侯王言之。先言賤爲本。下爲基。而後但言賤爲本者。省文也。上文得一。已專言用弱矣。而末後以反與弱對言者。蓋反推所以弱之原。弱指所以反之實。凡言反者即欲用弱。言弱者即是與羣動諸有相反。非弱之外又有所謂反也。道之靜本無。故動則常與相反。無之體虛。故其用常以弱爲事。蓋物生於氣。氣生於道。氣形有而道則無。此有無所以相反也。王氏弼曰清不能爲清。盈不能爲盈。皆有其母。乃存無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是貴乃本乎賤。故致數輿乃無輿也。玉石琭琭珞珞。體盡於形。故不欲也。夫高以下爲基。貴以爲賤本。有以無爲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云反者道之動也。李氏嘉謨曰。所謂一者何也。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萬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蓋極其致皆有生於無也。是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必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矣。李氏贄曰。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下則能賤矣。何則。致一之理。庶人非賤。侯王非貴。今夫輪輻蓋軫衡軛會而成車。人但知其爲車。而不知其爲數者所會而成。初無所謂車也。由是推之。侯王庶人。人但見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彼據其所見之形迹。貴而不能賤者。則亦琭琭落落如玉石而已。然則欲知反而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陳氏懿典曰。致也故其至也。數車無車。自有而數至於無。謙之至也。琭琭落落。皆堅確而不能柔弱之意。謙之反也。源案莊子稱老子之學。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此章所謂得一者。即沖虛不盈之德。爲其近乎無也。又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明之。爲其近乎一也。夫天地萬物。皆有生於無。故天不自知其清。地不自知其寧。神不自知其靈。谷不自知其盈。萬物不自知其生。則侯王亦不自知其貴高明矣。不自知其清寧者。無心而運。無爲而成也。不自知其爲靈與盈者。寂而虛也。不自知爲生者。自然也。不自知爲貴高者。賤下也。寂故靈虛故盈。無心無爲故清寧。自然故不期生而生。自賤自下

故爲天下貞。此則得一之所致也。夫貴高與賤下相反。而一之者何哉。蓋所謂侯王者。亦人見之爲侯王耳。若推其極致。則積衆賤而成貴。分數之初。無貴之可言。積衆下而成高。分數之初。無高之可言。如會衆材而成車。分數之本。無車之可言。至於無貴賤高下之可言。則豈但以賤爲本下爲基而已邪。蓋并我而無之矣。無我則無物。無我無物。則無高無下。無貴無賤。如此則高與下一也。貴與賤一也。彼與我一也。無往而不無。則無往而不一。何怪其與玉石之硜硜堅強自異於物者相反哉。然則人之見其相反者。道之動也。人所見其弱者。乃道之用也。蓋動本於靜。有本於無。不獨車之體生於無。即天地谷神萬物之體亦生於無。無與有相反。故體道者亦與徇有者相反。徇有者強。而體無者弱。不能體其無。雖欲守柔而不能也。故有我無我之間。此得一不得一之所由別也。

右第三十四章　河上本。分琭琭落落以上爲一章。反者四句爲一章。今案後章言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即繼之以正言若反。此章言侯王稱孤寡不穀。即繼之反者道之動。此語意相承之明證。而數輿無輿。即有生於無之旨。必合爲一章而後義備。至吳氏澄以末四句遷下二章爲一章。義雖可通。文殊不屬。姚氏鼐又遷此章及下章爲一章。又移後章道生一至沖氣以爲和二十五字於此章之首。而移此章貴以賤爲本至非乎二十九字於後章人之所惡之上。謂皆錯簡。則臆斷無稽。且不明道德之本旨耳。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傳奕本勤在而下。大笑上有而字。建言有之下有曰字。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傳奕進道句在夷道句下。又下辱作纇。河上作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廣德吳澄作廣得。偷讀如輸。與渝叶爲韻。傳奕偷作媮。渝作輸。古皆通用。春秋渝平爲輸平是也。質眞作質直。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音。傳奕作大言。大象無形。道德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吳氏澄曰。此詳言上章反者道之動也。道與物相反。故知之者尠。非上士不能信也。建言有之以下十二事。皆道之與物相反者也。源案明道三句。言其體道也。上德五句。言其成德也。大方四句。又廣喻以贊之。纇。說文云

絲節。左傳刑之頗類。注謂不平也。王弼謂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是也。地方不中矩安有隅。天容不可繪安有形。非全道者烏能若此邪。陸氏希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上士知微知彰。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故聞道而疑信相半。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大笑。笑之則非之矣。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爲下士所笑。則不足以爲道矣。李氏嘉謨曰。上士之勤。非強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於勤。下不至於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欲不若存若亡不可得也。明道者自明。非光之明。外不得而見。故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故若退。大白不汚其性。苟性不汚。和其塵可也。故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於大。雖欲使之止。不可得也。故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則接物必簡。故若偷。質真者不徇於外。則惟吾所之。故若變。夫然則非廉隅可得而察也。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非聲音可得而知也。非形器可得而執也。彼中下之士。方役其所見。而識吾之迹。以實昧實退實類實辱實渝。其不侮笑者幾希矣。呂氏惠卿曰。謂之明而若昧。謂之進而若退。謂之夷而若纇。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若相反者也。然則道之實蓋隱於無矣。惟其如此。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推其有餘以貸物之不足。而無不賴之以曲成也。

右第三十五章　吳澄本。連上文反者道之動。及下文道生一以下。通爲一章。今不取。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淮南子作背陰而袌陽。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傅奕作人之所惡。而王公以自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一本下句無或字。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傅奕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又教父作學父。王弼作人之所教。我亦義教之。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王弼無於字。傅奕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吾是以句。一本無吾字。傅奕無也字。末句有矣字。此四句並從淮南子。

吳氏澄曰。此詳言弱者道之用也。萬物之生以此。沖氣則既生之後。亦必以沖氣爲用。乃爲不失其所以生之。

本。沖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所以弱而動之由也。王公稱孤寡不轂。此言人之能體道者也。弱者損之也。強者益之也。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則所謂益之而損者非歟。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能入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非歟。然則宜弱不宜強。強梁之爲教父。不待言而明。是真不言之教矣。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其有益如此。是真無爲之益矣。視彼以有言爲教。有爲爲益者。豈可同日語哉。故曰希及之。張氏爾岐曰。此章首承上章夫惟道善貸且成而言。道生一。一生二。無名。天地之始也。二生三。三生萬物。有名。萬物之母也。一謂氣。二謂陰與陽。三謂陰與陽會和之氣。即所謂沖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即申說三生萬物也。蘇氏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轂。古之道者蓋已知之矣。焦氏竑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背寒向煖亦然。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沖氣則運於其間也。木絕水曰梁。負棟曰梁。皆取其力之強。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蓋古有是語。而老子取之。故曰我亦教之也。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食母。言教則曰教父。馳騁。役使也。不曰剛強而曰至堅。變文叶韻也。王氏弼曰。水無不可往。氣無所不入。柔弱虛無。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無形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益也。李氏嘉謨曰。方其爲道。則一亦未生。安得有二。及其有陽即有陰。有陰陽則又有陰陽之交。而無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爲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乎。由其本生於道。故末而不失其本。孤寡不轂。王公自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損則必益。益則必損。聖人以孤寡不轂爲稱。蓋欲人之強梁之取死也。皆所以爲教也。物本非物。堅者僞體也。雖至堅之極。必歸於無。以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僞乎。故無有能入無間也。無爲之爲。其爲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未有及之者矣。源案此章原弱所以爲道之用者。全在沖氣爲和一言。蓋沖和之氣未有不柔弱者。故人之生也柔弱。而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凡乖戾不和之氣則堅強矣。故萬物之生。必常不失此沖和之氣。而後得天之生道。反是則死道矣。前章弱者道之用。而申之以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章正承其指。故書中凡言含德之厚。則比於赤子。專氣至柔。則必如嬰兒。皆體道貴弱之旨。乃張

爾岐疑其有脫文。姚氏鼐直指爲錯簡。皆不識夫言之宗。事之君者也。

右第三十六章 河上分天下至柔以下別爲一章。今據上文損益分挈。末語不言無爲分承。文義顯然。吳澄合之是也。又按侯王孤寡不穀。正與得一章首尾相應。尤可證此與上章。皆發明得一章之旨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河上無是故二字。王弼有。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身親爲韻。貨多爲韻。藏亡爲韻。足辱爲韻。止殆久爲韻。首二句名在身上貨在身下者。協韻耳。

司馬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王氏弼曰。得名利而亡其身。何者爲病也。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則求之者多。攻之者至矣。故大費厚亡也。薛氏蕙曰。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不殆。張氏爾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知有名利。不知有身。抑思身與名貨孰親孰多乎。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故甚愛啓爭。多藏誨盜。至是而始悟名之爲身累也。貨之爲身賊也。得之不償所亡也。亦已晚矣。惟君子能早知之。易止易足。斯不殆而可長久耳。源案甚愛以下。即承得與亡而通言人世得失之理也。呂惠卿以甚愛多藏分屬名貨。以大費厚亡指身而言。皆失之鑿矣。

右第三十七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河上王弼作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傅奕本盈作滿。沖作盅。屈作詘。靜作靖。末句清靜上有知字。下有以字。

吳氏澄曰。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辯爲巧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若訥則非巧辯。乃爲成盈直巧辯之大者也。大抵相反而相爲用。前章屢見。皆此意也。陽之躁勝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反而相爲用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爲天下君也。夫爲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然有爲者。反不若清靜者之無爲而無不爲。故能爲天下正。反者道之動如此。人之徇有而忘本者可以悟矣。蘇氏轍

曰。直而不屈。其屈必折。循理而行。雖屈亦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葉氏夢得曰。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而況自然無為之清靜。其尙不足以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者乎。則缺勝成。沖勝盈。屈勝直。拙訥勝巧辯。從可知矣。世人不察此。力求勝物而愈莫能勝。清靜正天下。以不勝勝之也。

右第三十八章　姚氏鼐移靜勝寒三句於以正治國章之首。或又謂此三句當屬下章。蓋正糞為韻。而有道卻走馬。即清靜治天下之效也。姑存其疑。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糞。傅奕作播。古字通。張衡四京賦。卻走馬以糞車。張協七命亦用糞車。朱子及吳澄並稱之。謂車郊協韻。然韓非子淮南子鹽鐵論引此並無車字。河上王弼諸本皆同。故仍其舊。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王弼本無罪莫大句。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傅奕本。咎莫大作莫憯。吳澄此句在禍莫大句之上。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司馬本無之足二字。又無矣字。韓非子作知足之為足矣。

王氏弼曰。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糞田也。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李氏嘉謨曰。有道則能使兵為民。無道則能使民為兵。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遂為無窮之咎。觀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右第三十九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淮南子戶牖下有兩以字。韓非子作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見天道。傅奕本同。但無兩於字。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傅奕彌作彌。少作尟。諸本無者字。此從韓非淮南子。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不行而知。知或作至。韓非子作知。

呂氏惠卿曰。天下之所以為天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者。果何邪。得其所以然者。則不出戶窺牖而知見之矣。如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目力所及幾何。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於我故也。知之於所不行。名之於所不見。則不為而成矣。李氏嘉謨曰。出而求天

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以理盡。故其用彌遠。其知彌尟。若知其理之在此。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形。名不在迹。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爲。吳氏澄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不復言見與闚者。知天下則知天道也。不爲而成。言上二句之效。

右第四十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兩日上。傅奕各有者字。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又損下河上有之字。無爲而無不爲矣。傅奕作無爲則無不爲。故取天下者。王弼無故者二字。傅奕作將欲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不足。河上作不可。傅奕作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李氏嘉謨曰。爲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日損。損不極則知不全。故日損者所以爲日益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爲矣。至於無爲。則凡有爲未嘗不無。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爲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況於取天下乎。焦氏竑曰。取猶攝化也。無事卽無爲也。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吳氏澄曰。因言無爲無不爲之旨。故云卽古之取天下者。秖是無爲盛德。而人自歸之。必用智力而有作爲。何足以取天下哉。羅什曰。損之者無粗而不遣。遣之至於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於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情欲既斷。是非俱忘。德與道合。至於無爲矣。已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右第四十一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王弼德善德信下無矣字。一本德作得。聖人在天下。聖人下。一本有之字。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王弼作歙歙。河上作怵怵。釋文作惵惵。一本惵惵下有焉字。渾其心。傅奕作渾渾焉。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孩。釋文作咳。

呂氏惠卿曰。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爲心。猶之鑑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也。聖人

之視己心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哉。故善信者吾善信之。不善不信者吾亦善信之。知其心之善不善信不信無常。而以德善之。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則德者物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是以聖人之於百姓。惵惵焉而已。爲之渾其心。渾其心者。使善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以自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惟聖人之爲視聽。聖人皆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己而已矣。蘇氏轍曰。如使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聖人惵惵然憂之。故渾其善惡信僞。而皆以一待之。彼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遇以嬰兒。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疾。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慍。而釋然皆化其爭矣。陳氏懿典曰。惵惵。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是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不分其善不善也。

右第四十二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第三句韓非傳奕皆作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河上本作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厚下傅奕有也字。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被甲兵。被或作避。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傅奕夫何故下。亦有也字。無死地下。有焉字。

天下惟生死二者。出乎生則入乎死矣。二者聽人之自擇。而人之生也動之死地。皆去生而就死者也。王氏弼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也。取生之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反亦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爲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於戈兵。獸之害者莫甚於兕虎。而令無所容其鋒刃。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蚖蟺穴於淵。鷹鸇巢於山。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施。可謂處於無死地矣。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則如赤子之毒蟲不螫。猛獸不搏也。吳氏澄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云。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又云。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

凡人不以憂思嗜欲損其內。不以風寒暑溼侵其外。及入世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此三者皆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逸賁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麤悍之人不終其正命。此三者皆死之徒也。陳氏懿典曰。無死地者。蓋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謹於禍福。莫之能害也。源案生之徒三句。諸說皆鑿。惟王氏近之而語未明。蓋徒之爲言類也。生之徒。死之徒。猶云取生之道。取死之道。此二者統言天地間人物生死常然之理也。而人之生於天地間者。往往舍其取生之道。動輒由其取死之道。此乃專言斯人不能全生之通弊也。故下句始言人之生。而上二句不言者。明其泛言物理而未切人身也。下句不復云動之死地之徒者。明其總承上文。而非並舉三事也。夫人之生既動皆之死地。而但云十有三者。因上文兩十有三而重言之。則總數之實動之死地十有九矣。太上詞不迫切。故留言外之旨。待人自領耳。若夫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入世出世。超然無死地者。則天下一人而已。韓非子所引民之生。生而動。動而皆之死地。雖未必原文。然義亦昭然。諸家乃謂求生而反之死者。爲錄形衞生之徒。並上兩者爲三事。則鑿而難通矣。其論無死地者。亦多釋氏法身不壞之旨。與黃老不倫。故並不取焉。

右第四十三章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各本或無夫字。傅奕及開元本。命作爵。）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亭毒。河上作成熟。畢沅曰。亭成毒熟。聲義相近。）養之覆之。（養。傅奕作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王氏弼曰。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物之所以形。勢之所以成。有所本。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尊。失之則害。故不得不貴也。李氏嘉謨曰。物自有形以至於成勢。莫不以道德爲主。然道雖尊。德雖貴。而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以命於物也。莫之使令而自然生。自然畜。凡所以長育成熟養覆。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

求報。是謂玄德。陸氏希聲曰。禀其精謂之生。含其熱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爲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詞同而理通也。源案釋文云。亭。別也。平也。均也。調也。易師卦馬氏注。毒。治也。蓋生之畜之者如春。長之育之而物以形者如夏。亭之毒之而勢以成者如秋冬。勢既成則養之覆之而已。諸家解莫之命爲爵命。獨李氏謂道無心命物。於義爲優。呂氏惠卿曰。無名之始。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爲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者。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此所以能以無爲之柔弱。而勝有形之剛強。而王侯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分言之。曰道生德畜。物形勢成。至其本而言之。則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莫非道也。而道終無名焉。故不有不恃不宰。是謂玄德。張氏爾岐曰。物之形。形此道德之所生畜而已。勢之成。成此道德之所生畜而已。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斯豈有所待而然哉。故道之於物。生之畜之不已也。而又長育亭毒養覆之。其爲功於物如此。然皆自然而然。生之不有也。爲之不恃也。長之不宰也。此豈可得而測乎。

右第四十四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傅奕作可以爲。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河上得作知。以作復。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兌。釋文云作銳。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兩曰字。河上皆作日。此從淮南子。用其光。句上淮南子有是謂二字。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王弼襲作習。葉夢得常作裳。皆音近而誤。

王氏弼曰。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則不舍本以逐末也。兌者事欲之所由生也。門者事欲之所由從也。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不閉其源。故終身不救。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焦氏竑曰。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出。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

襲常猶言襲明。密而不露也。張氏爾岐曰。此章言體道之事。始與母。指道也。子。萬物也。知小守柔即守母也。小柔即希夷微之意。形容道妙之辭。視之而不可見者小也。能見此不可見。是曰明。守之而無可守者柔也。能守此無可守。是曰強。暫用其外見之光。後斂歸其本然之明。無外馳不返以遺身殃。是與常道合一者也。呂氏惠卿曰。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則非特聞之而已。故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矣。非物之所出。而我常守之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所以歿身不殆也。塞兌閉門。守其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塞之則心不出矣。物引於物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閉之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紛紜於前而不知。夫何勤之有哉。夫惟守其母則寂然不動者也。寂然不動者。常見其心於動之微。故明矣。見而常守之。則以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故強矣。既用其光以見於動之微。復歸其明以返於寂然。終身未嘗開兌濟事以陷於不救。何殃之有。

右第四十五章　姚氏鼐以下章使我介然有知十四字於此章之末。曰施者不塞兌而遺身殃者也。故可畏也。介然有知。則知其子以守其母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陳景元作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傅奕作財貨。是謂盜夸。非道哉。盜夸。韓非子作盜竽。案古韻虞麻通用。則竽夸皆協韻。說文竽夸皆亏聲。豈篆文于與亏。是以形近致誤。畢氏沅謂古從于字皆訓大。故爾雅之訏字。毛詩之做芋。皆爲大義。隸文艸竹不分。韓非竽應作芋。而韓非明云一竽唱。衆竽和。則本不作芋明甚。特夸義於通章爲貫。故從河上王弼諸本。

吳氏澄曰。我者。代衆人自我也。介然。與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同。謂倏然之頃也。施。猶論語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謂矜夸自大也。老子之學。最忌夸張。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自矜。使倏然有所知而行之於大道。則必專以施爲畏而不敢爲矣。夫謙謙斂退者。大道也。其道甚平易。而人不肯行之。皇皇夸張者。小徑也。與道相反。而人皆好焉。朝甚除以下。言夸張之事也。故曰盜夸非道哉。陳氏懿典曰。謹畏不敢者爲大道。則驕矜炫燿者爲非道。明矣。謙之爲道。卑不可踰。而人不肯由也。是以外雖炫飾。而內實空虛。如朝廷雖甚美。而田疇

倉廩。實荒蕪虛耗也。猶且采服劍佩以爲飾。飲食侈靡以自奉。多積無用之貨。夸爲富強。此猶盜賊之人自夸其所有。其去惟施是畏之大道。不亦遠乎。呂氏惠卿曰。舍道而由徑。則亡本而徇末。譬夫人以食爲本。而食必出於田。田治而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也。今不行大道則已。不得其本而徒馳騖於其末。其與飾庭除而空倉晦。恣衣食而侈貨財者。奚以異哉。李氏嘉謨曰。行於大道。則蕩然廣大。心逸日休。故甚夷也。爭於小徑。則矜智欺人。心勞日拙。故成於盜也。世人不知此。廷甚除治。其外飾者則備矣。然田甚蕪而心不治。倉甚虛而行不修。方且盛服佩以炫人。侈貨財而無用。去道何其遠哉。源案道以不盈爲大。不盈者專務於內。有若無。實若虛也。今施且夸焉。則專務於外。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無有窮極矣。夫民有生則有欲。則無不以相尚爲高。此最難克之心。而有無窮之弊。豈不甚可畏哉。而民以不施之道斂約而難行。顧乃見小欲速以爭騖捷徑。豈知不矜不伐而人莫能尚之。其道甚乎。何難行之有。謂之民則豈然無知。不知大道。則愈夸而愈小。蓋好大道者其見大。好小徑者其見小。見大則常若不足。見小則常若有餘。若是者爲士則必徇名而荒德。爲庶人則必侈末而耗本。爲國家者則必至飾外而虛內。雖淺深廣狹不同。而其爲以己徇人則一而已。特其顯者。莫若國家之侈弊爲尤易見。甚矣人心之難克。而施之可畏如此。朝甚除以下。蓋極言以曉愚迷。固非謂施之可畏惟此一端。亦非僅借爲喻也。諸家或以知行連讀。或訓施曰施爲。而韓非子又作盜竽。胥非本旨。

右第四十六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韓非子無兩者字。又作子孫以其世世祭祀不輟。王弼本。孫下亦有以字。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拔脫輟爲韻。身眞爲韻。家餘爲韻。鄉長爲韻。邦豐爲韻。下普爲韻。皆古音也。諸本避漢諱改邦作國。今從韓非子。又河上王弼本。五修之下俱有於字。此從韓非淮南及傅奕本。趙立堅五乃字並作能字。又乃餘作能有餘。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傅奕何以作奚以。王弼然哉上無之字。韓非哉作也。

天下之物。建於外者。外物得而拔之。抱於外者。外物得而脫之。恃外有之固者其固終不可恃也。若夫建德而抱一者。建之於心。抱之於內。初無建抱之形。苟我不自拔且脫。誰得而拔脫之乎。蓋非徒固之於一時。並且固之於後世。世人之建抱者。以智術邀結。則假於外者非已有。聖人惟修其一身之德。則足於內者無所假於外。故真也。取人人所同具者而獨全之。夫誰不在所建所抱之中乎。推而及之家國天下。亦不過此德之所餘。以長之豐之普之而已。一德之外無餘事。一真之外無餘修也。夫何故。一人之身。一家一鄉一國一天下之身是也。千萬人之性情。一身之性情是也。苟吾身之德既修。則以我之身。觀人之身。彼此無異。是故家國天下之人雖不一。而彼家之身。猶此家之身。觀於吾一家之人而足矣。彼國之身。猶此國之身。觀於一國之人而足矣。即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後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同此身即同此德。其同然之理。豈能外此而別有所知哉。不外吾身而得之矣。古之謂藏天下於天下者。用此道也。以是知舍修而言建抱者。非善建善抱者也。離身而言修者。非真修也。修之身。德乃真。盡之矣。呂氏惠卿曰。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於家國天下。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德之真者既修諸身。則推之而已。莊周以爲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說出於此。觀諸吾身。其所餘者已足而無待於外。則以觀家國天下。亦若是而已矣。

右第四十七章　姚鼐以善建三句別爲一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傅奕作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傅奕作蜂蠆不螫。王弼作蜂蠆虺蛇不螫。骨弱筋柔而握固。握。葉夢得作握。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朘。王弼作全。傅奕作朘。此從河上本。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號而不嗄。釋文作聲不嗄。一云聲當作嚘。傅奕作號而嗌不嗄。彭耜云。莊子有嗌不嗄之語。故後人據增嗌字。玉篇引老子作號而不嚘。又一本作不啞。陸希聲本。兩至下無也字。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曰強。傅奕作則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是謂。王弼作謂之。傅奕作非道。不道早已。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則其含德也厚矣。德者柔弱沖和之德也。不螫不據不搏。蓋全天之人。物無害者也。握固。謂以四指握拇指也。朘。釋文云。赤子陰也。嗄。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嗄。祥。吉凶之候也。形未完而氣自專。精

未感而精自應。則常全其本然之氣而不益生也。聲久費而和不傷。則任其自然之眞。而不以心使氣也。益生由於多欲。多欲則起居動作縱於外。飲食男女恣於內。異於精之至者矣。心使氣由於多忿。多忿則乖張決驟。而內不能自主。張皷僨興。而外不能自制。異於和之至者矣。物壯則老。爲其強梁而違道也。苟守柔知和。常如赤子。則既不壯。惡乎老。既不老。惡乎已。蘇氏轍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體也。夫嬰兒物來則不知應。誠未可以言用。然汨然無欲。其體則至矣。夫人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則傷之者至矣。無心之赤子。物無與敵。曷由傷之。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啞。今終日號而泰然。是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物者也。苟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呂氏惠卿曰。人之生初。德性至厚。比其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者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爲道者損其所益生。修性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赤子之爲物。特以其受沖氣之和。積而未散。而猶遇物不傷。况夫充純氣之守。而其道大同於物者。夫孰能害之。故致道之極而復命曰常。含德之厚而知和亦曰常也。

右第四十八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紛。王弼作分。別本作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傅奕無故字。又不可而踈害賤三句上。有二亦字。害。王弼作鬭。開元本作褻。故爲天下貴。

人之相接。或以言親。或以貌踈。塞兌閉門。無可欣厭。則不可得而親踈矣。銳以爭利。紛以取害。挫銳解紛。則不求利而害亦不至矣。光貴塵賤。和而同之。則不自貴而人亦不得賤之矣。貴在於我而不在人。則常物物而不物於物。故爲天下之至貴。塞兌閉門。言其愛身存我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言其處世應物也。忘物我。混內外。則玄同乎道矣。未能玄同者。同乎此則異乎彼。同乎始未必不異乎卒。當其同也。則親之利之貴之。及其異也。則踈之害之賤之。玄同之人。無所爲同也。安有所謂異。政不得而親踈利害貴賤之也。蘇氏轍曰。凡物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踈。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孰爲親踈。等觀順逆。孰爲利害。不知榮辱。孰爲

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李氏嘉謨曰。塞兌以謹其出。閉門以閑其入。挫銳以治其內。解紛以理其外。和光以抑其在己。同塵以隨其在物。如此則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我無物。是謂玄同。旣得其同。則謂之親而遠。謂之疏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一。故凡物不足以擬之也。

右第四十九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正傳奕作政。無事焦竑云一作無爲。河上王弼作吾何知其然哉以此。傳奕作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夫。此從焦竑本。人多技巧二句。傳奕作民多智慧。而衺事滋起。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下傳奕有我無情而民自清句。其政悶悶。其民湻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悶。傳奕作閔閔。湻湻作偆偆。河上作醇醇。一本缺缺作缺缺。此並從淮南子及王弼。古譌與訛通。故爲化二字並讀如訛。王風兔爰篇爲訛同韻。靜與正韻。事與富韻。欲與樸韻。悶與偆韻。察與缺韻。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韓非子所倚所伏上並有之字。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河上無邪字。傳奕作衺。正復爲奇。善復爲訞。王弼作妖。傳奕作訞。民之迷其日故久矣。傳奕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一本無矣字。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劌。河上作害。薛本作穢。此從淮南子。直而不肆。光而不燿。燿。王弼作耀。

王氏弼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適致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多忌諱。欲以恥民。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强國。而國愈昏。民多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以至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皆舍本治末。故致此。是正者欲以息邪而奇兵用也。聖人無爲無欲。而民從之速。皆崇本以息末耳。孰知其極其無正者。言孰能知善治之所極乎。惟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化。是其極也。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是立善以治物。使復有訞之患也。蓋人之迷惑失道已久。不可便正治以責之。是故以方導物。令去其邪。而不以方割物。以廉清民。令去其汚。而不以廉傷人。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以光鑑其所以迷。而不以光照

求其隱匿。所謂大方無隅。大直若屈。明道若昧。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吳氏澄曰。以正治國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管商是也。以奇用兵者。譎而不正。孫吳是也。奇者僅能用兵而不能治國。正者但知治國而不可以取天下。惟以無為治天下。不期服人而人自無不從之也。夫以正治國之效何如哉。忌諱謂禁網嚴密也。利便於民之器。如權衡度量舟車網罟之屬也。技巧者造作利器之工。所謂奇技淫巧者也。八句所言二事。蓋多忌諱由於法令之彰。所以民貧於下而或為盜賊也。多利器由於技巧之多。所以政昏於上而奇衺盛行也。夫整齊法利。通工足用。皆務富強。以正治國之要務。而其效如此。以之治國猶不足也。然則所謂無事可以取天下者何哉。無為好靜無欲。皆無事也。既無所事。何心致天下之嚮附。而民自然化且正。自然富且樸。其效如此。是以之取天下而有餘也。由是二者觀之。則無事者之政。若悶悶無可喜。而民自化之。乃不澆漓而淳淳。以正治國之政。若察察有可觀。而下貧上昏。物僞人亂。而缺缺然或得或失。相反如此。則人之行事。所謂禍者其終未必非福。所謂福者其終未必非禍。孰則知其終之所極何如哉。蓋正與不正對。正一反則為不正之奇。正善而奇不善。斯訞禍生焉。不知無所謂正則無所謂善。而亦不至反而為奇之訞也。常人迷昧。久已不知此理。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為善。而不知無所謂正之為正也。知此者其惟有道乎。有道者以無事為事。則以不方為方。不廉為廉。不直為直。不光為光。是以其遇物也。圭角鋒稜。渾然不露。容隱韜晦。與物無傷。則有其善而無其弊耳。雖未嘗以此取天下。而天下可取之理在其中矣。呂氏惠卿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則有事之不足以取天下明矣。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以有事之不足取天下而知之也。自以為正而民愈貧。國愈昏。俗愈僞。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也。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若夫聖人無為而民自化。則無忌諱之弊。上好靜而民自正。則無法令盜賊之害。上無事而民自富。則無利器之滋昏。上無欲而民自樸。則無技巧奇衺之尙矣。是故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不以察察為快。其民亦淳淳。而不澆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取天下。則其政察察而反乎悶悶。故其民亦缺缺而不全於樸也。察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為正且善者。有時而為奇且訞。禍福奇正善訞。究未知孰在者。徒令智多而難治耳。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固執已久。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使不得反樸而全其性乎。故聖人反之。以無為為本。

右第五十章　河上本其政悶悶以下別爲一章。吳澄本合之。王弼注以正復爲奇承首句言。是亦不以爲二事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陸希聲本作治民。韓非王弼作莫知。夫惟嗇是以蚤服。諸本作是謂。此從韓非子。蚤服。焦竑云。一本作早復。蚤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黃茂材莫知其極無疊句。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韓非子作深其根。固其柢。河上柢作蔕。

朱子曰。老子之學。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早服是謂重積德者。言早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其未損而嗇之也。姚氏鼐曰。服者。事也。嗇者時暇而力有餘。故能於事物未至。而早從事以多積其德。遠事之至而無不克矣。李氏嘉謨曰。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嗇之謂也。謹於內。閑於外。內心不馳。外欲不動。故能早服而德日以積。積於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可也。人知其有國。而不知其可以有國者。由其有本。本積既厚。則安知其極。此所以長久不殆也。呂氏惠卿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誠能嗇而早服之。則德日以充。非重積德而何。德之至者物莫能傷。天下莫能勝。夫安往不克哉。無不克而莫知其極。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也。不可以有國乎。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可以長久矣。精神者生之根柢。嗇而藏之。衞而保之。則根柢深固而生長矣。生長則視久矣。蘇氏轍曰。凡物方則割。廉者劌。直則肆。光則耀。聖人有其能而不盡其用。嗇者有而不用也。斂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知此而後可以有國。以其能守母也。孟子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然則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蔕者是也。古之至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蔕固而不可脫。雖長生久視可也。源案此章解者多齟齬。惟蘇氏以可以有國以上爲治人。深根固柢爲事天。於義較愜。蓋老子之書。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章首以治人事

天莫若嗇爲主。下文即承嗇而反復引申之。自早服重積德至莫知其極。皆發明嗇義。兼治人事天而言也。隨舉有國以明治人之用。並及深根固柢以言事天之要。蓋道之嗇。而至於早服無間。德之積而至於莫知其極。則斂舒咸宜。體用兼妙。以之有國則可以長久。以之固己則可以長生。惟其治人事天。無所不可。故曰莫如嗇也。至蘇氏釋早服而以服人爲言。吳氏釋有國謂喻人之保有此身。則皆偏義。無取焉爾。

右第五十一章

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各本無兩者字。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也。各本無也字。聖人亦不傷民。各本作亦不傷之。傅奕作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各本則作故。此章字句皆從韓非子。

韓非解老篇曰。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變業。故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清靜而重變法也。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言治世鬼神不與人相害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而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鬼不與人相傷。是兩不相傷也。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德歸焉。言其德幽明上下交盛。而俱歸之於民也。王氏弼曰。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其主彌靜。然後能廣得衆心矣。若烹小鮮。不擾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不傷人。則不知聖之爲聖也。夫恃威網以治物者治之衰。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則道之極矣。神聖兩不相傷。是神聖合道。交歸之民也。

右第五十二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句 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句 牝以靜爲下。舊牝牡二字連文。故焦竑謂一本作天下之交牝。無中間天下之三字。又一本無以靜爲下四字。吳澄則謂下牝字疑衍。案吳說得之而未盡。蓋下牝字當在牡字之下。乃倒文。非衍文也。陳象古讀牝常以靜勝斷句。牡以靜爲下斷

句。亦非。首句傅奕作大國者天下之下流。五句作以其靜故為下也。司馬本作以其靜為之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傅奕兩則取下各有於字。河上本一作則聚於大國。或下而聚。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兩者上各本有夫字。故大者宜為下。一本無故字。一本作為之下。此章字句從王弼河上本。惟移牝字耳。

吳氏澄曰。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人。猶江海善下而為衆水之交會也。小國本居人下而能下人。猶牝不先動以求牡。而能以居下之靜俟。致居上者之動求也。故下文即承二喻而分言之。大國不恃其尊。則小國樂附。小國能安其卑。則得大國歡心。是大國能謙下以取小國之附。小國以屈下而取大國之容也。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故末專曰大者宜為下。源案章首但言大國天下之交。而不云小國天下之牝者。蓋牝之為小不待言。而大者則未必知法水之善下。故始終皆舉大為言也。人各有欲。而不知所以得遂其欲之道。如大國之所欲者。不過兼畜乎人耳。小國之所欲者。不過見容於人耳。此天下之常情。而今皆以能下得之。則下之為用也至矣。故凡天下之物。雖大者必宜下。林氏希逸曰。此章全意歸重末語。蓋兼畜乎人。入事乎人。兩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得其欲。然則知道者常以謙下為宜矣。意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也。全書多此旨。而說者多以喻處為實義。惟黃茂材謂此章全是借喻明道之言者得之。但未知推之他章耳。

右第五十三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傅奕奧下有也字。寶上有所字。谷神子本保上有不字。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淮南子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傅奕作尊言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傅奕作進此道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一本無何字。傅奕作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陳象古不曰作不日。王弼作以求得。一本作有罪可以免。

此章皆言道之極貴欲人知貴而求之也。夫尊行之可加於人。而致使居天子三公之位。則尊貴孰甚焉。美言可市。而至於百朋之錫。不若一言之聽、則寶貴孰甚焉。然則古人所以尊貴寶貴此道者何故邪。豈不以其爲善人之寶而求則得之。爲不善人之所保而有罪以免邪。其爲天下至貴。不亦宜乎。吳氏澄曰。室西南隅之奧。尊者所處。故以譬道之最貴也。有道之人。命以君師之位。使爲天子三公。皆以道貴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庭。先執拱璧以將命。其禮重矣。然猶不如跪而進此道之貴也。李氏嘉謨曰。賢者以道爲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行依於道。則其美可市。其尊可加乎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安能若此乎。由人各根於道。故不幸而陷於不善。聖人亦何忍棄之。是以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富貴之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呂氏惠卿曰。萬物之生。未有一物不具此道者也。惟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之富。不善人自知其不善。則雖有萬惡。亦可渙然而釋矣。夫言美可市。行尊可加。則人固無善不善。皆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況有道之於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非特可市可加而已。則於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

右第五十四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焦竑云。一本無兩其字。傅奕兩於上各有乎字。）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句下。韓非子繼以故聖人蚤從事焉。）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輕諾多易下。傅奕有兩者字。）是以聖人猶難之。（程俱作由難之。）故終無難。（句下傅奕有矣字。）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諸本作判。河上作破。案泮判通用。破散不韻。此從王弼本。）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傅奕作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合袌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焦竑云。九成一作九層。千里之行。一作百仞之高。）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河上無是以。一本無聖人。）無執

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失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傅奕幾成上有其字。無敗事下有矣字。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韓非子復下有歸字。傅奕復上有以字。

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恃。諸本作輔。此從韓非子。

此章皆明無爲而無不爲之旨。無事無味之下。即次以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者。以明我所謂無爲者。非徒鞹鄿之見。託諸空言而已。必實能等觀大小。化怨爲德。蕩平之情。一切順受。驗之於此。而後眞能事無事之事。味無味之味。爲之未有。治之未亂之後。復繼以無爲無執者。以明我所謂爲。非謂曲謹周密。小察機警也。其爲無爲。執無執。益出於衆人之所不覺。而未嘗造作有心也。味無味。則其欲也不欲矣。事無事。則其學也不學矣。恃。待也。待其自然而不敢以有爲造作之。所謂無爲自化。清靜自正也。吳氏澄曰。凡以無爲而爲者。老氏宗旨也。無事無味。皆演無爲之旨。所以得遂其無爲者。能圖其難於易之時。爲其大於細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大。故圖之爲之於其始。則不勞心力。自能無爲。若不早圖而亟爲之。以至易者漸難。細者漸大。心力俱困。無爲其可得乎。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者。承上文事之大小而言心之大小也。始小之時。心固不敢自以爲大。即已大而此心亦終不改。始終皆能自小。所以能成其大也。輕諾寡信多易多難四語。承上文事之難易。而言心之難易也。始多易者終必多難。是以聖人雖當始易之時。而心猶難之。始終皆不敢易。所以終無難也。其安易持六者。言圖之於其易也。合抱之木三者。言爲之於其細也。民之從事四句。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爲之意而言也。始雖以爲難。至終而不以爲難。始雖不敢以爲大。至終而自以爲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愼終如始。乃可終無敗也。章首言爲無爲。章末言自然而不敢爲。此一章之意相終始也。王氏道曰。人皆有所爲。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爲乎。但衆人所爲者有爲之事。聖人所爲者無爲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爲之條件也。味。所爲之理趣也。劉氏概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王氏雱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將各安於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更何脆之可泮。微之可散哉。蘇氏轍曰。世人莫不長大而侮小。難

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安有不濟者哉。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可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耘之。及秋自穫。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謂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卽或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心存乎得喪。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耳。呂氏惠卿曰。有爲則有事。有事則有味。爲而不爲。則事亦無事。雖反復尋繹而何味之可言乎。人所最難忘者怨。而吾一以德報之。則其他尙何足嬰其心哉。天下之事大作於細。難作於易。苟有所作。吾必於易與細而先見之。旣則見圖而爲之。所謂知幾其神者也。是以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蓋彼方防大於其細。而安有爲大於其大也。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以難之於其易。而不難之於其難也。持於安。謀於未兆。則是爲之於未有也。破其脆。散其微。則是治之於未亂也。苟已有而爲之。則欲其成而反敗。已亂而治之。則執愈固而反失。聖人以不爲爲之則無爲。以不治治之則無執。民之從事。常在於旣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苟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由於近而愼之。則何敗失之有。李氏嘉謨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聖人於事未至。已常若難之者。不以我必於物也。故常安其所安。而無不安。則其持無所持而易持矣。卽或偶有不安之萌動。卽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微而破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不安於未亂。譬如木之自生。土之漸高。行之日遠。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故累日益去。嘗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世之爲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爲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爲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終不爲且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焦氏竑曰。無爲無事無味者。道也。是道也。不可力得。至易矣。不可目窺。至細矣。雖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爲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爲我有。唯聖人自始至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事之難者大者。遇之寂然了無留礙。而道自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

也。嗟夫。此非大丈夫見理明。用心剛者。安能見。安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右第五十五章 河上本。分其安易持以下爲一章。吳澄本合之是矣。而任臆顛倒其文。且不注明所以移置之意。一若原本如是者。殊不可訓。至姚氏鼐則又割取民之從事十九字。出之章末。別爲一章。皆莫知其何意也。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傅奕作以其多智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賊下福下。傅奕各有也字。知此兩者亦楷式。句上傅奕有常字。下有也字。楷式王弼作稽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河上本乃上有然後二字。

王氏弼曰。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智多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巧密。奸僞日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呂氏惠卿曰。古之善爲道者。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其在己若此。則其推之於民也亦若是而已。李氏嘉謨曰。民之愚而自以爲智。徇溺於物欲而不知反。吾方示之以無爲。鎭之以素樸。猶且未悟。而況欲以智示之歟。是賊之也。倘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信乎。涑水司馬氏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是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源案此章惟知此兩者亦楷式句。諸說皆未明。蓋古之善爲士者。雖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而至於智之爲害。不智之爲福。則顯然明白而易知。但能深信固守。而不以智汩其眞。則雖其體用之大全未易窺。亦可以得爲治之鵠而不至有失矣。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也。然誠能常常知之以爲楷式。則智故日去。渾樸日全。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豈但不賊已哉。雖謂之玄德亦可矣。蓋德謂之玄。則深遠與俗相反。闇者或大笑之。次亦若存若亡。今此獨能不疑其相反。而深信其可法。則雖反於世俗。乃順於大道也。順於道非玄德而何。而知之者何少哉。

右第五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傅奕我作吾。又無道字。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一本無也夫二字。○此章字句皆從王弼本。若他本皆以聖人字在欲上民之上。是所以言聖人者不無語弊也。或作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是因上文以其善下之句法而誤也。或因民字並作人。則是物我相敵而非君民相臨之定分也。或作居前而人不能害。是與下文莫能與爭之意相複。此二句傅奕作處之上處之前。河上作處民上處民前。亦皆不若弼本之協。

惟下乃大。老氏宗旨也。天下歸往之謂王。百川歸會之謂海。人知王之至尊。而不知所以尊者。由其至大。所以能成其大者。由其能下而無不容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天下忘其上且先。而爭樂推之使上。推之使先。斯道也可謂大矣。而天下顧謂其與常情不相肖似。夫大則不肖。肖則不大。江海肖乎百川。豈復成其爲江海。王者之道而肖乎一物。尙何以爲天下王哉。上章言與物相反。乃所以爲順。此章言與俗不相似。乃所以爲大。蓋一意也。金人銘云。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揚雄所謂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董思靖所謂德下之則位上矣。德後之則身先矣。蘇子由所謂有道者未嘗欲上人先人也。但既下之後之。則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皆得老氏之意矣。○呂氏惠卿曰。有天下者。以位言之。則固上乎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是何其言之下乎。論其序則固先乎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是何其身之後乎。夫如是則處上而人以戴之爲輕矣。居前而人以從之爲利矣。上下相忘。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爲之爲。天下且不見其朕。而謂之不肖。況孰與之爭乎。

右第五十七章　河上以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三句屬下章。姚氏鼐以此三句別出之爲一章。今案其文義與下章不相屬。而與此章相爲首尾。故合幷之。

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一作我有三寶。寶而持之。河上寶作葆。此從韓非子。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

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韓非作故能爲成事長。] 今舍其[王弼無三其字。]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死矣傅奕作是謂入死門。] 夫慈以戰則勝。[以戰則勝。韓非作於戰。傅奕作以陣則正。]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衞之。[傅奕下有古之二字。]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一本無敵字。傅奕與作爭。河上作不與爭。] 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傅奕作用兵者有言曰。]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一作仍。此從王弼。]無敵。[一本二句上下互易。此從傅奕。蓋行兵爲韻。臂敵爲韻。且下句卽承無敵而言也。] 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亡吾寶。[各本皆作輕敵幾喪吾寶。此從王弼及傅奕。] 故抗兵相加。[傅奕作相若。又下有則字。] 哀者勝矣。

此章明德之用也。蓋道以虛無爲體。其運而爲德。則以慈儉謙退爲用。然德爲萬物之母。則慈乃善之長也。與慈相反者莫如兵。故專以兵明慈之爲用。而儉與不敢先皆在其中也。首言我有三寶。寶而持之。末言幾喪吾寶。首尾相應以致其丁寧。欲人寶之而勿失也。老子著書。明道救時。見天下方務於剛強。而剛強莫勝於爭戰。今將救其弊。而返以慈儉謙退。則天下必以爲不適於用。故卽其所明者以喻之。言吾之道無施而不可。雖用之以戰守。亦無不勝且固者。蓋慈則必儉。慈則必不敢爲先。是卽兵家以退爲進以弱爲強之道。其證以用兵之言者。使卽兵以知柔退。卽柔退以反於仁慈。非爲談兵而設。故卽繼之以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亡吾寶也。三寶首慈。哀者慈心之所發。故天衞之而必勝。若佳兵者不祥。未有能久勝者也。由慈而發者爲哀之則。不由慈而發者爲佳兵矣。請本皆分爲數章。是以旨意不明。而昧者遂至以老子爲談兵之書。其失甚矣。韓非子解老曰。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而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事理得。事理得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冬日之閉凍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長侈長費。而況於人乎。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故曰儉故能廣。葉氏夢得曰。我

自處也易。物無不濟也難。故卽三者推慈以爲先。而復申之以爲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爲慈者出而衞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於天下者歟。焦氏竑曰。不武不怒。而遂云配天古之極者。何也。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扔仍同。詩云仍執醜虜是也。王氏弼曰。士者卒之帥也。不武不怒者。後而不先。應而不唱也。不與者不與爭也。用人而不爲之下。則不盡力也。言以哀慈謙退。用之以戰。猶不須行列。不必攘臂。不用兵刃。而敵自無與之抗也。雖然。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幾亡吾寶。謂三寶也。擧兵相當。哀者必相恤而不趣利避害。故必勝也。源案卑惟死戰以拒敵。故有行列攘臂執兵之事。苟無敵之可扔。則亦無列足整無臂足攘。無兵足執矣。蓋以後爲先。以退爲進。常致人而不致於人。則是操全勝之術。不勞力而坐致之。是謂扔無敵也。雖然。所謂無敵者豈吾之所樂哉。蓋兵至無敵於天下。則殺人必多。乃禍莫大焉者也。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王者之師。而君子尙不忍言之。豈非幾亡吾寶之謂乎。是故吾之用兵。不得已而用之。以不祥視之。以喪禮處之。皆哀之至也。惟哀而後可以言勝。所謂慈則戰勝而守固。天將救之。以慈衞之者也。諸本皆作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輕敵必敗。身且不存。奚但寶之幾喪。是直一孫吳制勝之術耳。何足語太上慈哀之教耶。○蘇氏轍曰。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以慈衞物。則物愛之如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斯人也。則開其心志。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衞矣。故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呂氏惠卿曰。所謂三寶。皆人之所難持者也。惟無我不爭者能持之。然惟慈故儉。惟儉故不敢爲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出也。夫道之動常在於迫。而其用常主於不爭。其施之於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不知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逸待勞。卑待驕。靜待躁。皆非所敵。然則道之爲常。主於不爲。雖兵亦猶是矣。

右第五十八章　河上分善爲士者以下爲第二章。用兵有言以下爲第三章。吳澄姚鼐皆合爲一。今從之。但章首我有三寶。章末幾亡吾寶。首尾相應。詞旨顯然。河上本連上章末。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數句。爲此章首。殊不相洽。吳本因而未改。今用姚說正之。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二句。傅奕作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傅奕作事有王。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河上本。無也字。此二句。皆從淮南子。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傅奕作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一作披褐。懷玉。知不知上。傅奕作尚矣。不知知病。傅奕作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病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韓非作是以無病也。傅奕作是以不吾病。

此嘆世人之不知至道而自知其知也。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至簡至易。初無難行。而世降俗下。天下莫有知其可貴而行之者。夫何故。蓋吾所言柔弱退下之事。固自有統會宗主之旨存焉。世人不知吾之宗主。而但見其外所言不過柔弱謙下之事。是以視爲卑卑無甚高論。而莫之貴耳。故深嘆之也。蓋大道於俗不肖。而玄德與物相反。知者自然希少。此道之所以貴乎俗而不可不知者也。使道亦俗情俗見無異。則無足寶重矣。人既莫知。則我有三寶。惟我能持而行之。若被褐懷玉而人莫知之也。夫中所懷之貴者。以其知夫言之宗事之君。外所被之賤者。以其知而不知。若愚若晦。斯乃上德若辱者也。人既不知。則必反自以爲知。衒玉求售。必非至寶。以瑜爲瑕。以規爲瑱。雖聖人與居。不能藥而救之也。非病而何。使其一旦自知其病而病之。則所以去病者即在此矣。前半段言人知道者之難。後半段嘆人妄知者之多也。蓋昧於道真者。由惑於俗見。以人身言之。則不知者其病之見證。而自以其妄見爲知者。則其致病之根源也。故後以病喻之。

右第五十九章　河上分爲二章。諸家因之。今案知不知以下。正足前半之意。使非後半分明指出。則知希我貴之說。未免有弊矣。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大威上。傅奕有則字。王弼有則無矣。無狹其所居。狹。河上作狎。司馬作安。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吳澄作不狎。傅奕兩不厭作無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自知自愛下。傅奕有兩而字。故去彼取此。

焦氏竑曰。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呂氏惠卿曰。民不純於道而惟知識之尚。故生生厚。生生厚故輕死。輕死故不畏威。民至於不畏威。則無所不爲。此天之所由以明威

而大降其虐也。李氏嘉謨曰。知道者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狎其所居。不厭其所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所知。自愛而不自貴其所愛故也。使有自見自貴之心。則必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而不能一日安矣。陳氏懿典曰。天下有亡生趨死之道。是大威也。不畏則入畏矣。故身之所居者。必不敢狹小之而有過分之望。身所賴以爲生者。必盡心力而不敢厭怠以爲勞也。夫惟安居而不厭其生。是以安身而不厭其道。自知不自見者。自檢飭盡分。而不夸張其所有也。自知則知所愛矣。不自見則無所矜貴矣。故去彼之狹且厭。而取己之所安也。老子書大抵戒人之夸大外慕也。源案人不知威之可畏者。由於有欲之可貪。而外之有所貪。由於內之有所厭。所居以境言。如貧富貴賤窮通之類。所生以身之受用者言。如勞逸榮辱苦樂之類。凡人以所生所居不若人爲恥。是故居貧不居富則狹之。居賤不居貴則狹之。居闇約不居聲華顯望則狹之。狹之則必厭之。厭之則必歆之。厭勞則慕逸。厭辱則思榮。厭憂患則思安樂。歆之一念熾於前。而不知可畏之大威已隨其後。蓋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則求榮者適足以取辱。求生者反以之死。自厭而後天人亦厭之矣。若夫不狹則不厭。我不自厭。誰得而厭之。夫民之與聖人其高下固不可相提而論。然其理未嘗不同。狹其所居必自大。聖人隨遇而安。則以自知爲至足。未嘗急於自見以夸其大也。厭其所生者。必求所以貴其生。聖人寶真抱樸。則以不殆辱爲自愛。未嘗別求所貴以厚其生也。夫是以無所歆者自無所厭。無所厭者自無所畏。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諸家釋此。多涉禪宗。吳澄改不厭爲不狎。說雖明切。又與聖人自知不自見二語不貫。胥未得本旨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繟。河上作墠。梁武作坦。繟墠坦三字通用。傅奕作默。則與不言複矣。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河上作勿失。民不畏死。傅奕民下有常字。奈何以死懼之。傅奕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傅奕無執字。一本

得作豈。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矣。常有司殺者六句。河上王弼開元陳象古諸本各不同。此本前四句從傅奕。末兩句從淮南子。

王氏雱曰。兩者俱勇。因所施者異。而利害遂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言誰能知天所惡之意何故邪。其唯聖人乎。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李氏贄曰。勝以不爭。應以不言。象以不召。謀以不計。正天之疏而不失處。若爭而後勝。雖疏必有失矣。張氏耒曰。夫人之生。徇欲趨利而死者大半矣。則其於死實未嘗知所畏矣。而世之馭物者。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苟畏死邪。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懼物。明矣。萬物自生自死。冥冥中有司之者。苟不循其常理而操刑政死生之柄。驅一世使從我。未有不反自害者也。張氏爾岐曰。司殺者法也。聖人立法本乎天討。不可以私意輕重於其間。此爲當時廢法任情者警也。蘇氏轍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不免死。世常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始終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故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源案此老子憫時救世之心也。見當世勇於用刑。故戒之曰。人之用勇不可不慎也。有勇於敢者。則常主於必殺。有勇於不敢者。則常主於活人。此兩者其用勇則同。而一利一害分焉。不可不審也。何則。人之勇於敢殺者。豈不自以爲順天之所惡。故毅然行之而無難。然天意深矣遠矣。孰知其果爲天所惡之人乎。是以雖奉天討之聖人。而於刑誅之際。猶兢兢然不敢輕易之。何者。蓋天之生萬物。猶父母之生衆子。生之而不欲殺之者。其本心。及其自趨於死。雖欲宥之而不可得。則亦傾者覆之。此所以恢恢疎闊而自無漏網之人也。何待

人之代執其咎哉。是以聖人誅罰。一聽諸天之自然。而未嘗以己意與之。則雖極好生之德。而未嘗失有罪之誅。是以網漏吞舟之魚。而為奇者吾奉天討以殺之。孰敢不畏。所謂刑一人而天下懲。誅四罪而天下服。蓋我不敢者。人亦不敢之也。苟其不然。天以恢恢之網。而吾以察察之網乘之。法網愈密。掛網愈衆。而人之不畏死者愈甚。何則。我敢者人亦敢之也。奉天者聽命。而代天者專權。敢與不敢。或利或害。可不慎乎。明太祖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惻然有感。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心滅。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右第六十一章　舊分二章。吳氏澄曰。此當為一章。前言天之不可知而不輕殺。後言民之不可懼而不輕殺。故前舉天之疎而不失者以示教。後舉人之欲代天殺者以示戒也。

民之饑。傅奕下有者字。　以其上食稅之多。傅奕下有也字。　是以饑。民之難治。傅奕下有者字。　以其上之有為。傅奕下有也字。　是以難治。民之輕死。傅奕下有者字。　以其生生之厚也。傅奕作以其上求生之厚也。　是以輕死。夫惟一本無夫字。　無以生為者。傅奕生為下有貴字。　是賢於貴生焉。各本無焉字。傅奕焉作也。此二句從淮南子。

此承上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而申言也。稅。租也。王氏弼曰。此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下也。民從上也。呂氏惠卿曰。聖人在上。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於食稅之多而饑者無有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立。則至於有為而難治者無有也。倘安有生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乎。張氏爾岐曰。夫惟無以生為者。在上則不多取多事以病其下。在下不敢扞網為奸以累其上。是賢於貴生矣。源案我自厚其生，則人亦各欲厚其生。人各欲厚其生而不得。夫安得不輕死乎。則是民之輕棄其生。由於生生之厚。而民之厚生。由於上之自厚其生。有以誘之而又奪之也。則無以生為者。其賢於貴生可知矣。末語老氏宗旨。故因言俗弊而遂及之。而其意則深遠矣。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草木王弼河上有萬物二字。柔弱一作柔脆。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傅奕兩徒下有也字。　是以兵強傅奕下有者字。　則不勝。木

強則兵。（河上作木強則共。此從王弼勝兵爲韻。言木強被伐也。）強大（傅奕作堅強。又下有故字。）處下。柔弱處上。

呂氏惠卿曰。道之爲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與草木之形體。皆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況欲體無形之道者。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柔弱勝剛強之理。非但兵驕則敗。木強則伐爲然也。天以淸虛在上。地以堅實在下。臣以有爲事上。君以無爲任下。凡物之理莫不然也。然則體道之貴柔明矣。蘇氏轍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也。吳氏澄曰。末二句卽承上兩句而言之。蓋兵強者爲人所勝。是不若以弱勝者之處人上也。木強者近根之榦。是不若枝條之處上也。推此則知矜己凌人者必蹶。其貴高而柔弱者爲衆所推戴矣。李氏嘉謨曰。柔弱雖非卽道。而近於無爲。剛強雖未離乎道。而涉於有爲。無爲則去道不遠。有爲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於道矣。源案老子書將終。故對舉柔弱剛強之得失。而下三章皆申之。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乎傅奕作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一作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二句。各本大同小異。傅奕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傅奕作不居。）其不欲見賢邪。（王弼無邪字。）

此承上章柔弱處下強大處上之意。而舉天道以申之也。老子云。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則張者是剛強之意也。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廢弛。弛者有時而張。是故凡高者必至於自抑。而自下者必舉。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屈者必伸。天之於物每每然也。人則不然。損天下之不足。而奉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有道之聖人。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自見。此爲道日損。必至於損之又損也。蘇氏轍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有私。故不均。有道者。贍足萬物而辭。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呂氏惠卿曰。天之道非故以

抑高而舉下也。無爲則無私。無私則均。是故任物之自然。有餘者不得不抑而損。不足者不得不舉而益。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人之道不能無爲。不能無爲則不能無求。不能無求則至於損人以益己矣。惟有道者知未始有物。凡有爲之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者。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也。吳氏澄曰。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損之補之二句。言天道。陸氏希聲曰。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闔。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道以爲人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河上作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王弼先作勝。）其無以易之。（傅奕作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一本上有故字。中無兩之字。）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傅奕作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是以聖人云。（河上作故聖人云。傅奕作故聖人之言云。）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各本無兩能字。傅奕主上王上有兩之字。河上是爲作是謂。此並從淮南子。）正言若反。（傅奕有也字。）

柔弱勝剛強。老子屢言之。而人多易視之者。故知之而莫能行。乃於書之將終。復舉而言曰。吾之此言。慎毋視爲易易也。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平日非不知柔弱之爲善。及至垢辱橫逆之加。不覺勃然。其剛強之忽發而不能堪矣。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今挾其才力。而常爲名尸智主。專任謀府。爭心所累。是惡能保其爲侯王乎。此言若反乎俗情。而實合乎正道。俗以受垢受不祥爲殃故也。下章和大怨有餘怨。亦承此意而申之耳。

右第六十五章　吳氏澄姚氏鼐以正言若反四字。屬下章之首。謂反與善韻。今此四字。正承上文望人云二字而言也。故不取。

和大怨。（傅奕下有者必二字。）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有德上河上王弼無故字。此從傅奕本。）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承上章受垢受不祥。而申言無我不爭之難也。蓋柔弱施於平時易。施於臨事難。以受疵毗之小怨易。以受橫逆之大怨難。學道者苟於大怨强自和之。而尙有藏怒宿怨之存於中。即使終不發作。而纖芥未去。與邱山同。安可遽語上善若水之道哉。蓋所謂德善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則聖人之執左契者是已。劵契有二。我執其左。但有執右以來責取者。吾即以財物與之。而未嘗有所責取於人。聖人之於物。順應無心。來無不受。亦若是而已。來者不見其爲怨。與者不自以爲德。德怨兩泯。物我渾化。是則眞能體無我不爭之德者矣。彼和怨者烏足以言之。蓋德之未至。如彼主徹法者然。令八家合作。計畝均分。自以爲至平。而不知多寡必較。錙銖不讓。强以齊人之不齊。而適使之爭耳。和大怨者但知情恕理遣。不至已甚。而是非之見終明。物我之情不化。何以異是哉。然則善人不常受天下之虧乎。曰善人雖常受虧於人。而天不虧之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安有善人不矜勝而天遂不助之者哉。然則柔之勝剛。弱之勝强。昭然明矣。但非定識不能知。非定力不能守耳。故曰無以易之也。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傳奕作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此從河上。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葉夢得無此八字。雖有舟車。王弼作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史記傳奕下有至治之極民各六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民。樂其俗。傳奕作安其俗樂其業。今按俗與服韻。傳本非也。鄰國相望。雞犬之音傳奕作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傳奕民上有使字。相下有與字。○又諸民字或避唐諱改作人。

蘇氏轍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書之將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內足則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姚氏鼐曰。上古建國多而小。後世建國少而大。國大人衆。雖欲返上古之治而不可得也。故老子欲小其國而寡其民。吳氏澄曰。舟車甲兵。非一人可獨用。謂什伯人之器也。民淳事簡。則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產之衣食爲甘且美。以居之土俗爲安且樂。則不肯遠徙矣。雖至近而老死不相往來。則又不但不遠徙而已也。王氏雱曰。國小民寡。則

人淳厚。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僞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末勝本衰。利欲在乎厚生。而貪求生於外慕。於是車轍足迹交乎四方矣。考論語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蓋以擧其書而加之政。亦若是也。老子抱太上之德以處末世。故其志亦如此耳。呂氏惠卿曰。莊周稱至德之世。而歷數之曰。昔者大庭氏容成氏。以至於祝融伏犧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也。古固有是道也。然書起於唐虞。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世之去太古遠矣。其遂可盡復乎。曰未可也。未可而言之。何也。夫衰周文弊。淳質亡喪盡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而不以玄水措醴酒之下。嘗管加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不得已者如彼。而所當反本者如此也。故聞古有什器不用。舟車甲兵不隙。則擧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治。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輪蹄輻輳。非得已也。其尙肯煩事爲以深治人之過乎。欲天下不安乎泰。不可得也。苟歿而不言。猶屛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儉樂之節。爲反本復始之意乎。漢承秦後。卒以無爲淸靜。幾致刑措。然則至人之言。豈小補哉。

右第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傅奕作善言辯言。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傅奕作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王氏弼曰。信言不美。實在質也。善者不辯。本在樸也。知者不博。極在一也。己愈有者。物所尊也。己愈多者。物所歸也。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吳氏澄曰。此書卒章其言如此。故其和平簡約。不辯不博。蓋實善實知。故皆眞實之言。而不虛飾以爲美也。不積謂虛而無有也。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以積爲有。則所應有限。豈能愈有愈多哉。莊子稱老子之學。云以有積爲不足。無藏也故有餘。此之謂也。利者害之對。爲者爭之端。以不利利之。是

以不害。以不爲爲之。是以不爭。不爭者無我也。無我者以其爲而無爲也。焦氏竑曰。老子之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且博。然不知其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也。不積者心無所係。則言而無言矣。故非不爲人也。而未嘗分已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學者於此了心而忘言焉。則於全書思過半矣。

右第六十八章　姚氏鼐分信言不美六句爲一章。聖人不積三句爲一章。天之道三句爲一章。今不取。

附錄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可以語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邪。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敬其老邪。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已矣。子知之乎。老子曰。豈非柔存而剛亡邪。常樅曰。噫。天下之事盡於此矣。吾何以復語子哉。高士傳作商容。世說註云。商容老子師。

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

禮記曾子問曰。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主。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又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

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又曰。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是。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

又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又曰。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米。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御覽引

又曰。孔子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御覽引

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說苑敬慎篇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荀子曰。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